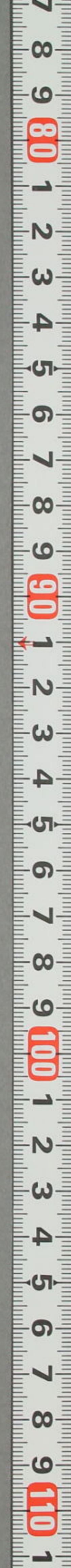




~ 16
340
1



利
293
7



南宋文錄
錄廿四卷

明
萬曆
三年
三月
廿
錢
伯
盛
印

光緒十有七年
蘇州書局編刻

序

天下有至文乎天下之至理而已矣不明乎理者不可以言文六經之書聖人之文也聖人本天理以教人者也秦燔詩書漢尚黃老清言乎晉氏六經之旨晦而天理或幾乎熄矣六朝之無文也非無文也是無理也傳舍以視其君而君臣之理悖矣老物以等其親而父子之理逆矣而猶肆其口曰文哉文哉則直風雲焉耳月露焉耳求所以立綱常而扶名教者昏然而無所得于中也唐之中葉昌黎韓氏作原道而其理復還于天下李翱之復性書抑其次也然猶混其說于性有三品以自亂其意翱之云云亦若是也宋初柳開之徒出自擬于宋之夫子而中之所養者無素其文遂苦艱澀而難讀譬如千金之子必欲詫為萬金之產出而應對乎人者不免于左飾而右掩矣歐陽氏矯之一變為演漾紆徐之致曾子固又以宏深肅穆之氣佐之而北宋之文幾幾乎軼漢唐而上之矣然而天以為文既成矣理既順矣聖人教育萬世之道

猶未大顯于時也乃于南渡之後篤生我文公朱子衍程子之傳
獨造乎孔孟之域而其文斯超出于諸作者之上而自爲其一大
宗文至斯而極矣他所爲文者莫可得而竝矣然而南宋諸賢後
先于朱子其文之炳炳可傳者則又不乏也高宗忘親以事讎者
也李忠定經略中原之議宗忠簡渡河之疏不憚于累數十上光
宗牽制于逆后而不朝重華宮者也樓宣獻之劄不厭其陳請之
數茲數君子者理明于心知君臣父子之道不可一日亾于天地
之間其本諸心而著于文者遂以定千古彝倫之敘理宗而下宋
幾亾矣而文山對策誼若龜鑑志如鐵石異日殺身成仁之事實
根于此固非若痛哭流涕者之才有餘而智不足也厓山之覆宋
真亾矣而鄭所南之易名以存故國者時見之于論撰天能亾
宋而終不能亾宋人之心也若是者何哉蓋宋儒勗明理學其氣
可配乎道義其人無慚于俯仰而作爲文章然後乃能不肯于聖
賢也余嘗綜宋之文而誦之竊以北宋之作文鑑盡之矣姚叔祥

南宋文鑑則在若存若亾之間顧修遠宋文選不能盡如人意乃
取南宋之文以朱子爲宗餘錄其文之尤雅者反覆尋繹以自娛
翫雖不敢謂盡一代之文然其研精性理推闡六經以立人道之
極者往往而在矣世有講明理道之君子不鄙其愚而辱教之是
則余之厚幸焉道光庚子八月癸未吳江董兆熊敦臨甫謹序

南宋文錄錄例言

吳江董夢蘭明經

兆熊

與秀水莊芝階舍人

仲方

同時其輯南

宋文不相謀吳門書局刊莊氏文範既竣始見董氏文錄同者夥頤不須纏復中間題異文同者前後互見者彼節此完者冗與殘闕者亦略加芟蕪存文三百八十餘篇為體三十有七名曰南宋文錄錄

文錄元分甲乙十編編首皆載采書目蓋見即手錄百葉而編明經半生客授插架之外多由借讀或至閱市得書艱於舍人而勒成巨帙用心專而肆力劬矣惟一編之中諸體咸倘讀一體必徧十編或苦其煩茲既經刪訂因依體詮次通為二十四卷以餉學者惟所錄詩強半與莊氏同贖者僅數十首不能成卷遂闕此一體

元鈔間有誤字如天闕譌天闕司馬譌目焉灼然可見即為更正餘胥仍元文俾讀者得就字形求之從宋本出者雖知其

南宋文錄錄總目
誤亦仍之元闕者留木待補

南宋文錄錄總目

南宋文錄錄總目

卷一

賤八篇

卷二

賤六篇

七一篇

辭一篇

對問一篇

卷三

德音一篇

制誥九篇

詔十一篇

批答二篇

奏疏五篇

卷四

奏疏九篇

卷五

奏疏十六篇

卷六

奏疏九篇

表一篇

書五篇

卷七

書十二篇

卷八

書七篇

箴三篇

銘七篇

卷九

頌四篇

贊七篇

碑四篇

對策三篇

策問二篇

卷十

記二十二篇

卷十一

記二十篇

卷十二

記十八篇

卷十三

記十九篇

卷十四

序十七篇

卷十五

序二十三篇

卷十六

序二十一篇

卷十七

論十五篇

卷十八

論十八篇

卷十九

論十篇

卷二十

說十二篇

辨一篇

攷一篇

題跋七篇

卷二十一

題跋九篇

祝文一篇

勸諭文三篇

弔文二篇

祭文六篇

謚議四篇

卷二十二

行狀二篇

傳四篇

書事二篇

卷二十三

墓銘九篇

卷二十四

墓銘四篇

墓表三篇

墓碑三篇

墓碣一篇

南宋文錄錄卷一

賤

采石賤

廣汴都賤

朝山堂賤

辨烏賤

乳牀賤

會稽風俗賤

民事堂賤

蓬萊閣賤

程俱

李長民

鼂公遜

虞允文

梁安世

王十朋

王十朋

王十朋

通津使山以爲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爲璞則山將貧煮糧之客歎
絕年之無飽譚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爲無益則用之所
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
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
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譚王道至聖
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
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
精故金瓊琛琲天不祕其寶樟枿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
猶未足以充庭故于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
以起景陽于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會卑宮室以致美乎
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樸以
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
之羌北有久驕之虜顧蹠血之未艾乍游鼃而送死方將不頓一
戈不馳一羽殄醜類于煙埃瞰幽荒于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

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艸萬國雖和猶豢觸
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腴惟屬鏤之無知顧尙方之
奚救故將鑄采石以爲劍凜豎毛于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
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
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舛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于宜都回
雨暘于欵眊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薶
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柰狡兔而是
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于外郊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
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黈俾
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于千里朽索之馭益危于薄冰矧
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遠萬寓之窮民
三老悚然而興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
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燮理二氣而襲氣母此包犧之婦
所以引日星之鍼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于一府旣無謝

于襄城之師又何驚于藐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讐讐其知鹿豕其游竊億妄議乃命知之

廣汴都賤有序

李長民

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于大梁于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凜凜乎天子之宅朱梁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艸汴都賤奏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羸得其梗概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賤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冀備一覽之末賤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游上京遇大梁公子于路相與問對傾蓋如故因縱言至于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邦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概見于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于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今不敢高談義黃遠舉夏商試卽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同注袞斜隴首之攸分函谷二嶠之竝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高祖因之而啟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成皋廣荅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荅因之而開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逮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岳鎮野龍川帶峒列戈船于三江儲戎車于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道盧樊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粱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翬睨而論雖辭者矣輟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愕然已而哂曰先生于古誠得矣孰若我目覩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于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

豈必宅于河洛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
壑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鉤陳羽林天兵四拱威秉則萬
物伏怒形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涵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
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裸霸雖仍于周家之舊墟三國
之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較而論之于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
與五岳四瀆之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
亦既有日而處于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益驟來神州恍然
自失目雖駭乎闕廷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
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予年在英妙博聞彊記幸爲我
索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竊聞先正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寢
圯陵夷五季紛綸四起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人作之君師
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順天之居實古大梁之域在
漢則郡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荃而分額攷其地望雖卓
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待乎有待世孰能測洎梁

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啟之匪天私于有
梁實兆宋基觀天文分野之次舍則房星騰其輝實沈寄其耀仰
星躔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廡之豐衍則高者屬阿下者
墳墟廓坡陀之嶝嶭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之高兮則自泗而西
涉周郊歷睢陽遂東至于孟津岡阜隱鱗煙雲飛屯其上鬱律勢
與天連語汴梁之馱兮則自鞏而東還時門抵宣澤經洪河之濁
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滌滯悍而不窮上接雲漢
之無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墉繚以湯池仰憲太微之象屹臨
赤縣之畿語郊闔之壯則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榜以干霄謹
嚴更以警夜惟是都之建也雖自于梁逮藝祖而始興至太宗而
寢昌列聖相承泊于今日當國家閒暇肆乘時而增緝遂跨三都
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應南極偉殊祥之
勅建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闢其機用端命于玉帛而彰信
于羣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

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宮儼一殿以居上紹諸天而在中靈妃上
嬪列于西仙伯天輔列于東諤諤羣卿峩峩景從往往名序丹臺
而身爲世輔像圖孔肖後無攸序開金堂啟玉室駭寶輪之飛動
森鸞仗之胙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會于眾福本始載叶藏
禮惟穆罄華封請祝之陳效天寶無疆之卜若夫陽德之建咸放
神於赫熒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閼伯以序而
陳原夫帝業之創自于宋野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鈺赤文
婀娜舉以示眾遂定區夏豈必赤伏合瑞于都南之亭豈必神母
告符于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戌入之度有視茲
孔明之占遂乘五帝之家夏體重離而面南諧祉馨于樂府驗朱
艸于靈荃火得其性景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
制避心星而載旋相我昌運於千萬年爰出南薰以望泰壇隱若
天高渾若天圜燔柴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仍國舊貫明宮齋
廬悉取繒纒後洎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粲主上改元

之初載辛巳夏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敕
春官益嚴祀事于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亥圭天道是循百
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真降臨
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豈徒若見于渭陽而接拜于
郊門仰重瞳之四矚羣目而動心乃闢琳館建號迎真用神昭
報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精厥畝維千上春專事務崇
吉蠲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冀耕于玉耜啟雲幄于紺壇蔥
豬馴服于廣祚之側青旗掩靄于黃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
屈帝尊以秉耒勤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
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稭程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
饗親奉粢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將勸天下之養
而致孝岢堯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于焉
具設上下立映俯仰竝察天體斯著辰耀斯列鼇雲上承金蚪四
帟齊璿璣玉衡之制兼馮相係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席周髀

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啟
閉各得其應以候鐘律則清濁之韻協以候晷景則短長之度稱
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休徵旣效叢祥是膺至若祕書
之建典籍是藏法西昆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
源祕錄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
籤輝耀有燦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穎于三館或備
奏御則蒼粹于祕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
文鳥迹之篆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偽旣辨眾美斯備圖畫所載則
三祖餘範七聖妙蹟睹名馬于曹韓覽古松于韋畢繁絕藝之人
神駭眾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榘豐敞擇一時之英髦命于焉而
涵養天下歆豔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名公鉅卿由此途出若夫
龍津所在大闢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譌
建華構以藏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先聖之祀象
肖尼山志侔闕里其配享也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多鄒魯之

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衣冠而有偉至于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
于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課規以勵其行繩舍選
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府頓革聲律之弊爾乃采芑新田育莪中
泚人才于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西則因原建廟近效元
豐河圖成度罔或不同朱甍相望而特起縹瓦對峙而比崇介以
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煙瑞靄煥爛蒙龍大明以奉神考重
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屆四孟之改律感節
物于春冬愴衣冠之出游軫羹牆于帝衷旣進祠于東宮之七殿
御誠潔以致恭想音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雍參以時王之禮肆
寢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頤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飶其香
齋誠默通願靈心之響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眾務泉
藪象應乎文昌運侔乎北斗四方利害于是乎上達三省政令于
是乎下究爰卽西南亢爽之所度洪基而易舊太社爲之嚮西掖
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爲六部自吏洎刑位于

左自戶泊工位于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于是糾以虞舜黜陟之
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黜胥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
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效臂
指之相應總紀綱而竝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于
三輔之虛聚邑綱領于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源本當府庭之
旣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
于爾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浴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箠楚之喧囂
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
下曰薰陶而磨飶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于桎梏日無滯訟歲無
留獄貫索之象旣虛園扉之艸斯鞠魏巍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
而民和睦爾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非賒伊苑囿之非
一聚眾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華宗生族茂
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開正條風之暄妍命嗇夫而啟禁縱都人
而游觀我皇踐阼五載六飛始制千苑宏蓋將順民心之所樂

達餘陽于暮春指金門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絲仗纒
紛帝曰斯樂余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湛露于九重均禋飲
于羣臣修先朝之故事張大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于平世厲莖
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直爲方止竚柔祇之歆響故神與之
是侔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詳比至曠典聿修帝
躬臨于澤中卽陰位而類求配以列祖之尊侑以苦瀆之儔乃奠
黃琮震于神休乃奏函鐘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和氣以橫
流顧瞻空際密邇靈旂有持戈者有執鞭者有若獸者有喙若
鳥者地之百靈祕怪感帝德而來游景光爲之燭耀祥雲爲之飛
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
乎物發冀州至其棣鄂之建庭蓋示優于同氣主上欽承泰之
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盡繼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
載因心以撫存肆比休于棠棣爵以眞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
以兩鎮之節厚以三錢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

建初歲入之豐也每當臨歲之時儼雁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
堂陛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飫既醉何愧華鄂之盛也乙未
之春龍翔效瑞鶴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弟昆之是
賴灑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齋外自天
申命本支昌熾攷祥熙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螽斯蟄蟄之眾
嘉樂煌煌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
合乎堯帝肇正元嗣于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游行三加攸
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分吉壤以圖居惟宮隅之是邇
標蕃衍之美名彰我家之盛事顧起處之獲宅信皇慈之曲被于
是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自奉朝著克勤無怠拳拳乎上
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是備至若宗正著錄支派實繁上及曾高
下及曾玄分宅廣睦恩義兩敦第族屬之疎戚班秩祿以惟均遠
則衰崇藝祖之裔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永同姓悉沾歌湛
露詠行葦戒杖杜鄙葛藟攷親親于伐木繼振振于麟趾於赫帝

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藹藹賓興
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淨如辟疆忠靖如更生文若東
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同奮騰實蜚聲于是參親疎而兩用冀羽
儀于王國遂壯周家之屏藩固漢家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
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并將有伉言觀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
定五門而改拓其始也憲呶訾摹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于來
則靡煩于擊鼓環材山積則又疑于神貺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
雲氣萃乎修楣羅水波乎柏梁列繡文乎蘭栢罔不隨色異象因
木生姿窮極奇巧豈人能爲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翊則檐
牙高張闌楯周布往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
若怒或奮翼東廂或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
而希德總八方而爲極披路三條則桂栢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
翠憲儼以竝飾善頌落成上下周憚言觀其陰巖巖北闕時謂景
隆于焉采民謠于焉觀民風閱夫闐闐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

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衣履
之巧魚鹽果蔬之豐懋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
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起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
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藩衛太平既久民俗
熙熙殆遠夫仙倡效技侖童逞材或尋樞走索舞豹戲熊則觀者
爲之目眩或鏗金磔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
醪洛下黃醕蒲萄泛觴竹葉傾壘蓋既醉而飽德調帝力何有于
我哉瞻彼良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昉分彪列妙道由是肇興至
敦于是翊達辛卯之夢旣符壬辰之運都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
亭行玉筭攷召之法博施于民俾絕大闕神符一出羣邪四讐鹹
毒治病功深效捷內則良岳屹以神秀介亭魯以巖巖天人交際
之夕清供于此備設俄而玉輿自傾寶劍如掣駭震霆之轟轟靈
圉下兮棟選逮夫應鐘紀律里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
之觴卽茲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于是演大梵希夷之音諷太

玄空洞之經遂頒祕錄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奧
上鬱化精有岡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翊我聖
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亦不忘其所自爲萬世之式
程彼漢之代邸旣瑣瑣焉唐之興廢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
水淵渟嶠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
右侍宴者恍若躡神仙而游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于黃祕之庭
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于辰爲掩茂適契元命之晶詔鳩
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羣神載徧五福來寧至于端闈之內大
庭眈眈路寢斯在有大符貺于此乎眈受有大祭祀于此乎齋戒
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集動采左戚右干相與映帶睨
靈光若崑嶠瞻景福之叢瑞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
斯大鋪張絕世法物咸萃乃建招搖欵以環合蒲牢發乎輕
蓋正宇當陽天極是配虞賓星拱垂紳委佩樂奏乾安間以鞞鞞
上公薦壽捧觴統拜天子兆民萬世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

百王上園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于四阿達八風之氣于八窗淵衷默定聖畫允臧重屋告成係我家邦予以饗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園鐘享維牛羊爰熙太室躬薦馨香肆推尊于神考用嚴祀于上蒼予以視朝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內經以攷其常欽授于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徵調之閣凝嚴密靚神鼎內藏天所係定侔郊廓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鑄也窮制作之妙于繫裘得隱逸之士于艸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吳不敖龍變光潤氣明焰消維鼎鼐之重作鎮神皋數極九變彖象之爻屹然中峙增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奠秦晉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西北有位東北者方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十世十年過乎周歷永係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列侍禁衛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幾此焉聽斷厥或

進拜將相號令華夷卽文德播告惟宜燕樂羣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蒞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頒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詰道契圖書繁祕藏之靡怠抑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著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擅喉舌之寄于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莖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尊俎之間爰戢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覃思潤色追風渾浩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祕殿翬飛歧翼憲睿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蹟凝芳瓊蘭重環熙碧輪焉奐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來游來息搜古制于鼎彝縱多能于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通臣于焉寓直罄啟沃之丹誠庶密效于裨益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雀五鳳之號詎能專美于史冊至如親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

而與俱懿筐既飭柔桑既敷鞠衣東鄉三乘躊躇風戾川浴地溫
氣舒然後龍精貺報瑞繭紛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蠶之繇
倍富于吳都獻于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敦之化斯
竝美于關雎以至掖門曲榭之奧周帟徽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
延珍臺祕館之重複倬然在列璇題輝映雖使廣延墨客眾集畫
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
抑何修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才受天明命為天
下君其所以圖為宰制獨運架篋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竊仰廟
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為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代趙潁之奇句吳於越之秀兩
蜀文雅三齊質厚以至關東世相之家山西名將之冑感會風雲
櫟然入穀矧茲神聖之都是為英俊之躔元精于此回復間氣于
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文士
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出睢渙之間眷從岳降遭

符半千商弼周翰接莖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紱冕邁杜陵韋曲之
衣冠譬諸椒儻權奇素多于冀野璠璣結緣自蓄于荊山上乃以
道觀能兼收竝取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修輔故得
朝廷清明紀綱整舉威芒紛紜警教布濩東漸鴨綠南暨銅柱深
極河漢遠逾羌虜陸警水慄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髡髮之俗
願襲于華風金革玉璞犀材象齒之貢願獻于御府于斯時也治
定而五禮具焉則采周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古禮喪禮之
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服製職在太常各有攸敘功
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大始五運之
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鼗磬琴瑟祝敔職在大晟各有攸部眾
志備羣音叶天地格神人悅修貢效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
星明祥風至甘露零下則嘉禾興朱艸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
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眼之龜來游
于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于庭期應召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

躡梁父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切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挹而未
 俞也于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
 世之彝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
 惟周官之隆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續其在官也絕僥倖之
 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于倚法治民者戒于為姦其在士也納
 讜言于羣試復科舉于四遠係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旅寓者獲
 游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效力
 穡之事父老扶杖以聽縣書之布能使四海之內返本還淳皆敦
 本而棄末皞皞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笑歎不暇
 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顧惟疎遠
 之蹤名不通于朝籍雖欲抽思騁詞作為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天
 門九重勢難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嚴哉神
 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擴然丕變還淳風金革不用囹圄空
 于今亨運余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

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述其事而理之得一賤之義焉理曰
 赫赫皇宋秉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
 明神麗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粵自叢霄履帝位兮體道
 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宜有成兮金鼎翼邦神紆誓兮耆鎮定
 命垂奕葉兮天地竝應符瑞著兮應圖合牒千百禩兮坐以受之
 開明堂兮三靈悅豫興頌聲兮元臣碩輔侍帝旁兮相與彌亮守
 太平兮運丁壬辰化道行兮已酉復元寶曆昌兮天子萬年躬在
 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

朝山堂賸

鼉公遡

吾行半天下兮閱重岨兮西南之坤北有萬夫莫開之劔門兮東
 有險固百牢之夔門外聯六詔作屏兮中貫三巴而為垣梯磴鉤
 連莫知其際兮儼嵯嵯以岫岫遠宛延相屬而赴望兮高蔽遮乎
 日星臨以白帝之神秀兮誠眾山之所尊有美一人之顧此方兮
 謂柱下史之百孫高四海以視營兮時樹羽乎江濱屹三峽之鎮

其穹然兮翼山四面而駿奔啟物色分留之祕兮欣所遇之畢陳
 擇勝會以還縹緲之飛觀兮廩老氣九州之傾觀萬川猶知宗海
 兮雖九土莫得而堙則羣峯之起伏縣延兮至是而亦必有所臣
 矣奚興感于此義兮蹇顏堂而正名憎負固之非無意兮髮有時
 或上衝乎冠巾惟漢中興已受天命兮而成家乃欲爭地而亾新
 吾直欲鏟赤甲白鹽之疊嶂兮洗蒼藤翠木之幽昏恐此復其偶
 然兮綢繆隔戶以逆消侮余之下民謹五更之鼓角兮聲悲壯印
 殘夜之山月兮樓空明諒身雖去國萬里兮心未嘗一日忘君嗟
 乎名堂之意高矣為慨然而賤之尙庶幾起九原于東屯漢西之
 詩人也

辨鳥賤

虞允文

蹇我生之不辰兮遽遭家之多難痛堂上之諛萎兮交摧戕于肺
 肝陟岵前而悵望兮曾白雲之漫漫踏九死而一生兮存喘息于
 已殘勉行營于高燥兮卜壤夏之所安朝既亾于黃鶴兮莫敢睇

于栖鸞俄潛闥之載局兮政除月之隆寒紛提提之令鳥兮翔童
 童之同山惟二三其柔桑兮僅短短而可攀誰知彼之雌雄兮忽
 駢栖于其間亟營巢而莫去兮曰夷猶而盤旋銜壤而益墳之楸
 兮載上下其修翰獨傍廬而感慨兮潸涕泗之汎瀾謂蒼蒼之蓋
 高兮亦莫探其端也豈期眾目相與駭矚風行而電馳道路之相
 譁也儀譚而秦辯駁落之雄夸也金相而玉振眾芳之聲詩也嵩
 岱峩峩而萬壘友朋之高義也差不謀而相埒兮觀古而驗今日
 為至孝之感兮規瑞應之圖而有云況顯名于孝鳥兮亦或謂之
 善禽撫北齊之蕭兮李唐之林列巢門之順兮棲觀之參鋪張乎
 裴之衰門兮鉤索乎之孝心申申乎銜塊以助陶兮又還觀而
 南尋迨天使之口流血兮庸顯顏鳥之誠忱僉曰昔聞而不見兮
 固可紹往哲之徽音吁嗟余小子曰不然兮猶足以理而言兮何
 山巔不為鳥所集兮何林間不為鳥所巢兮孝性之修亦士之常
 守兮事物之來亦有時而適然兮何足詫也瞻彼鸞斯實名維慈

余垂反哺之訓公與孝養之辭嗟彼能而我不逮兮懷乎風木之悲矧哀哀而蒙酷罰兮豈嘉祥之可希復俛俛而昧所往兮何前賢之可追意夫剡剡而彰厥罰兮俾悠悠其孝思惟此理之忽然兮又孰較其是與非嗟夫余小子不可不辨兮恐來者或失其是衍損其心而泥其迹兮斯去古而益遠于名教而或戕兮豈清議之可道眷里閭之嘉言兮特君子之樂善賤以救將來之弊兮亦豈夫子之好辨

乳牀賤

梁安世

吳中以水為鄉嶺南以石為州厥惟桂林巖穹穴幽玲瓏峩峩磊落雕鏤雖縻繩而篝火窘糧絕而道修石有髓其何來泉春夏而滲流積久而凝附贅垂疣或舉斯鐘或振斯裘或蓮斯葩或筍斯抽或胡而龍或脊而牛或象之嗅或鼃之浮或麟其角或馬其駒或躍而魚或攀而猴或粲金星或羅珍羞或肺而支或臂而瘤或釜之隆或囊之投或溜而脰或疊而正或鑿圭竇或層岑樓或賈

犀貝或農鋤耨或士冠纓或兵兜鍪或下上而相續或中闕而未周稽本艸之乳牀特精猶之不侔耳抑嘗以歲而計之十萬年而盈寸度尋丈之積累歲合逾于千萬肇開闢而距今邈春秋其幾換蠟屐之士儵來亟散訝泉乳之能堅若朝菌之暮且孰知頑礦天理密運自立于岱能言于晉望夫而化隕星而鎮生公談妙而點頭初平吐羊而爭進凡如劍如佩如紳如弁如拱而侍如坐而盼既具人之形體蓋閱世而歎見吾將灰心槁質居顏畔岸兀坐嵌巖之側觀融液之流轉自分及丈十百而羨高低聯屬柱擎臺建小留侯濟北之遇玩蓬萊六鼇之抃俾磨崖刻畫之子孫當語之以老人大父之貴賤雖蓋傾而輿穿戴一姓之奄甸儻謂瘴鄉之不可久居夫豈知處夷險而其志不變者邪

會稽風俗賤

王十朋

昔司馬相如作上林賤設子虛烏有先生亾是公三人相畬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亾是公者亾是人也故其詞

多夸而其事不實如盧橘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猶莊生之寓
言也余賦會稽雖文采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然事皆實錄故設
為子真無妄先生有君當問之辭子真者誠言也無妄者不虛也
有君者有是事也以反相如之說焉

有客過越自稱子真介于無妄先生贊見于有君謁入迺膝而前
曰聞有君之名雅矣今幸際顏色聆話言僕輒有請君其聽焉君
世家於越以風流自命業傳縉素才播歌詠越之山川人物古今
風俗載在君腹願聞其略可乎有君迺斂衽肅容謝曰唯唯客姑
坐焉吾以語爾越于九域分曰揚州仰瞻天文度當斗牛在辰為
丑自夏而侯郡于秦漢霸于春秋州于隋而使于唐公有素而王
有鏐因種山而中宅廓蠡城而外周龍樓翼而乾峙后寶伏而與
流瀆天門兮墜戶惟崑崙兮是侔實東南之大府號天下之無公
其山則鬱鬱蒼蒼巖巖鬼鬼磅礴蜿蜒峭崿崿若竊若犇若闔
若開或凸或凹或自或自或斷而聯或昂而低虎臥龜蹲龍盤鳳

徊舒為屏障時為樓臺掩映江湖明滅雲霓八山中藏千峯周回
彭鮑名存蛾馬迹迷鉅者南鎮是為會稽洞曰陽明羣仙所棲石
繖如張后帆如揚后簣如藏后鷄如翔后壁匪泥后甕匪攜香鑪
自寧天柱可梯韞玉有笥降仙有臺禹穴官而叵探葛巖斐而自
來射堂豐凶之的宛委日月之珪應天上之玉衡直海中之蓬萊
至若嵎山巋其東龕山屹其西阜至繇蜀龜來自齊梅山迺隱吏
之窟紆羅蓋西子之閨五泄爭奇于鴈蕩四明競秀于天台五雲
中令之故居十峯曇翼之招提故越為之首兮刻為之面兮沃洲
天姥眉兮目兮金庭桐柏仙子宅兮南明嵌崆寶相涌兮南巖嵯
峩海蹟古兮陟秦望而望秦兮登洛思而思洛兮采葛倉載敬弔
前王兮修竹茂林緬想陳迹兮連山如珠秦皇之所驅兮摩山如
玦亞父之所割兮北幹隱兮明月在東山臥兮白雲迷少微寂兮
幽鳥怨太白空兮野猿嘯其水則浩淼泓澄散漫縈迂漲焉而天
風焉而波淨焉如練瑩焉如磨溢而為江瀦而為湖為沼為泚為

潢為污匯為陂澤疏為溝渠窳而田疇淤而泥塗生我稻梁溉我
 果蔬集有鳧雁戲有龜魚實有菱芡香有芙蓉鷓舟如擊馬楫如
 驅船龍天矯橋獸睢盱堰限江河津通漕輸航甌船閩浮鄞達吳
 浪槩風帆千艘萬艦大芒挽綽五丁諫諍榜人奏功千里須臾境
 絕利博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淨賀監之
 家濳允常之都人在鑑中舟行畫圖五月清涼人間所無有菱歌
 兮警峭有蓮女兮貌都日出兮壺消漁郎兮嘯呼東泛曹江哀彼
 孝娥西觀驚濤弔夫子胥槩浦思夫槩之封翁洲訪偃王之廬簞
 醪投兮沼吳國扁舟去兮變陶朱鼓樵風兮游若邪興雪棹兮尋
 隱居禊事修兮觴蘭渚陶泓沐兮池戒珠了谿鑿兮禹功畢刑塘
 築兮長人誅酌菲泉兮懷古飲清白兮自娛其物則有魚鹽之饒
 竹箭之美山涵海蓄旨其有幾貢入王室利周遐邇耕焉以火耨
 焉以水南風翼苗翠浪千里秬稷一空玉粒如峙炊秬釀秫既甘
 且旨壓桑之奇號為第一龍精儼儼吐絲滿室萬艸千華機軸中

出綾紗繒縠雪積縑匹木則楓挺千丈松封五夫桐柏合生檫棗
 異隅文梓梗柎櫟柞楮榆連理之柯合抱之株迺斧迺斤以輿以
 廬迺有蕭山陸吉諸暨三如胡柎成林賀瓜滿區棗實全赤檣顯
 半朱火樞殼玉櫻桃薦珠鴨腳含黃雞頭去慮百益七絕之奇雙
 頭四角之殊蔗有崑崙之號梅有官長之呼蔓生則馬乳蔓莫土
 實則鳧苾慈菰野菽谿毛園蔬木菌湘湖之蓴箭里之筍可薦可
 羞采擷無盡鱗蟲水族海生池養丁首丙尾蟠腹縮項赤鱗文鱧
 玄鮪黃鱓鰻人駢集以鉤以網羹金鱠玉不數熊掌能言之鶩善
 鳴之鵝輸苾之蟹孕珠之贏文生合氏之子跛足從事之徒街填
 巷委與土同多異獸珍禽屑銅吐綬猛虎負子靈鳥送鷲鳳棲鹿
 化鶴拾雁樗熊熊狸豹猴猿狢鷓銜鷓吐鷲求鷓鬪鷓浮鷓浴
 鷓寒馱瘦巧婦錐喙春鋤雪脰林棲水宿修尾長味江湖為籠山
 林為囿以牡以牝以蜚以走甲第名園奇葩異香牡丹如洛芍藥
 如揚木蘭載新海榴懷芳鞠山黃華蘭亭國香天衣杜鵑東山薔

薇湖映香雪鑑生水芝鴛梅竝蒂仙桂丹枝司華騁巧天女效奇
桃李漫山臧獲眠之藥物之產不知其名白茱丹參甘藷黃精吳
萸越桃禹糧石英薊訓鬻之以療疾彭祖服之而延齡秦皇求之
而莫致葛仙餌之而飛昇日鑄雪芽臥龍瑞艸瀑嶺稱仙茗山鬪
好顧渚爭先建谿同蚤岷塵飛玉甌濤翻皓生兩腋之清風興飄
飄于蓬島剡藤番番管城斑斑冰敲唳火竹翦顧園製于蒙蔡之
手游于羲獻之間友陳玄與端紫同文字于人寰至若龍護金書
苔封石刻苗山金玉邪堇銅錫黃帝之鑑神禹之璧歐冶之劍蔡
邕之笛虞翻之牀秦皇之石瀉碑斯篆江筆肅墨雷鼓銅漏梅梁
窆石罍金履鐵罍銅印玉胎艸蹶后黃竹神木流黃漢篔簹于周
樂活人之艸止痛之木柘敷榮而華含感天雨錢而山儲粟皆希
世之奇蹟蓋欲言而不足其人則見于吳越春秋會稽典錄圖經
隆志歷代東牘大書特書班班滿目孝者悌者忠者義者廉者遜
者智者健者優于文詞者長于吏事者擢秀科目之榮者策名卿

相之貴者殺身以成仁者隱居以求志者埋光屠釣之微者晦迹
佛老之異者虞翻之言有所不能盡朱育之對有所不能既子亦
焉能縷數之哉姑摘其尤之一二前則種蠡計硯號賢大夫後則
嚴助買臣直承明廬孝悌則張萬和之父子韓靈敏之弟昆鄧斯
祁樊自殺以代臯董黯朱魏報讎而名聞或溼衣以障火或泣血
以戢焚或銜哀而廬墓或負土以成墳或以行而名里或以義而
旌門懿矣三女賢哉二娥處子之孝凜然可多節義則黃公居四
皓之列魏少英參八雋之儔蒙難衛主則有若丁潭委身授命則
有若王脩虞喜躬歲寒之操孔愉洪止足之謀或一門死三世之
義或一邑萃三康之流至若窠陽柳永宐瞿素婦節崢嶸蹈死
不顧卓行則鄭洪韓說鍾離意朱雋戴就舉于孝廉虞潭孔奐沈
融朱仕明舉于秀茂虞寄起于對策趙暉擢于有道陳子公退侵
隆之藩鍾離牧拒慙還之稻循吏則有還珠孟嘗致雁虞國希銑
遺四州之愛夏香著歷任之績儒學則王充以論衡顯沈珣以大

義稱謝沈謝承之史學孔僉孔祛之明經賀孝先擅儒宗之號虞
 伯施專博學之名文章則孫興公揆金聲之賤徐季海揮玉堂之
 策暉若春榮則任爽虞翔文不加點則四明狂客二賀二虞黃聲
 籍籍吳融十詔成于俄刻隱逸則嚴謝秦方述睿充符方術則介
 象吳範嚴卿夷吾丹青則孫遇道芬筆札則孔琳徐嶠浮屠則道
 林靈澈神仙則劉晨阮肇迺有溪上浣沙之女林間舞劍之姝色
 白天下氣雄萬夫故句踐復國也有六千君子項氏崛起也有八
 千子弟霸有江湖橫行當代彼二霸之得人尚斗量而車載矧歷
 世之人材亦足明其大槩逮我國朝尤號多士二百年間不可勝
 紀大則杜正獻之勳德次則孫威敏之功名姚夕郎司元祐之直
 顧內相號江南之英萬石雲仍匪建則慶二陸棠棣如雲與衡吳
 先生風高于賀老齊職方迹擬于淵明錢氏世賢科之盛史門繼
 衣錦之榮劉求以義門顯杜趙以處士稱或覽古以流詠或編圖
 而著名至若聯翩桂籍焜耀簪纓名登史策足壘天庭蓋嘗詢之

故老往往莫識其名矣故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者顧長康之言也
 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者李淵東之記也瑰奇帝井佳麗闔
 者白餘杭之詩也忠臣係踵孝子連閭者虞功曹之對也越之山
 川人物其大略如此子真始驚而疑牽歎而喜曰壯矣哉盛矣哉
 山川如斯人物如此吾未之前聞也然越在春秋僻處東夷夫子
 作經專為於越其人材風俗固未可與齊晉魯衛諸列國抗衡也
 今有君所稱幾不容口豈昔日遠于京畿含香未越如王景興之
 言邪抑山川降靈孕秀固自有肯邪抑亦因人作成而致然邪有
 君曰昔嚴朱二子為漢名卿畫繡故鄉夾道郊迎爭觀快靚歎
 其榮故其俗始尚文學而喜功名晉王右軍為越內史雅會蘭亭
 流觴曲水臨池墨妙輝映千祀能使遺文感槩君子故其俗始尚
 風流而多翰墨之士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罷侍玉皇謫居蓬萊賓
 竇鄰白唱酬往來繇是鑑湖秦望之奇益間故其俗至今好詠
 而多風騷之才不獨此數君子也任延張霸以尚賢為治而俗始

貴士劉寵車俊以潔己化下而人斯尚清第五倫下令而淫祀之風革諸葛恢蒞政而陵遲之俗興至若李唐刺史九十八公首有龐玉顯有姚崇圖經十子郡績稱雄國朝逮今蓋百餘政前有文簡後有文正題名所記比唐為盛承宣得人風俗斯美蓋亦理之然也子真曰是誠有之然皆二千石之事爾未足多也願聞其上者有君曰昔句踐懲會稽之棲也痛后室之辱也蓼目水足抱冰握火采葢于山置膽于坐葛婦興歌名曰何苦其詞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二十年間苦心焦志卒滅強吳以雪前恥越絕之稱權輿于此故其俗至今能慷慨以復讎隱忍以成事若是何如子真曰茲霸者之事也傳不云乎粹而王駁而霸彼齊威晉文之盛猶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況句踐乎有君曰昔禹治水既畢與羣后計功苗山更名會稽卒而葬焉祠廟陵寢于今尚存上有遺井下有菲泉過而飲者莫不發免魚之歎興河洛之思不獨句踐有其烈馬侯嗣其功至今其俗勤勞儉嗇實有禹之遺

風若是何如子真曰美哉禹功宜其代舜而有天下也游于是窳于是廟食于是茲所以化被萬世之久也然說者以為入聖域而未優其心有大于此者乎有君曰舜生于諸馮孟子以為東夷之人歷世愈遠流傳失真太史公以為冀州然邪否邪然越之邑則有上虞餘姚山則有虞山歷山水則有漁浦三無墜則有姚丘百官里焉有粟陶焉有竈汲焉有井祀焉有廟皆其遺迹也意者不生于是則游于是乎舜為人子克諧以孝故其俗至今烝烝是傲舜為人臣克盡其道故其俗至今孳孳是蹈舜為人兄怨怒不藏故其俗至今變而能容舜為人君以天下禪故其俗至今廉而能遜若是何如子真矍然離席而立拱手而對曰於戲噫嘻盡善盡美雖甚盛德蔑有加矣昔季札觀樂而止于韶自韶之外不敢觀余問風俗亦極于舜自舜之外不復問矣無妄先生粲然失笑于荀曰固哉子真之問有君之答也茲皆古之越非今之越也人死骨朽世變風移山川雖在人物已非前日淳朴變而澆偽前日廉

遜變而爭奪前日勤儉變而驕怠前日忠孝變而凶悖尚何執紙
 上陳迹而譏諂其頰舌邪有君曰先生之言是也然風俗不常美
 亦不常弊善焉惡焉維人是繫今朝廷駐蹕東南越為鉅藩密邇
 堯天蓋尺五間帝命重臣來鎮是邦入境問俗登堂觀風因舜禹
 之遺化明吾君之至仁布德教于黃堂變薄俗而還淳矧何世之
 無才亦奚有于古今子不見夫銜命虜庭死于王事如陳公張公
 者乎議禮靖康赴難建炎如華君傳君者乎是豈異代之人邪又
 不見夫姚江陳公所臨有聲亦克知退身名兩榮執政李公忤意
 權臣老子淪落世賢其人愍孝蔡子捐生可悲同被旌忠廟會于
 茲隱吏王君斬讎著名一門可稱賢父難兄茲固先生目所親觀
 也安知後之眠今不猶今之眠古乎先生曰有君越人也知越之
 風俗而已矣昔子虛夸雲夢烏有先生詭齊亾是公折之以上林
 之事今越未足侔齊楚之大尚何足以夸之有君曰昔吳子問柳
 先生以晉國之事而柳以晉對今子真問余以越國之俗而予以

越畬亦各因其所問而及之爾余豈嘗然無聞無知于越之外哉
 今天子披輿隆之圖思祖宗之績求治如不及見賢而太息文德
 既修莖事皆闕蓋將舞干戚而服遠夷復侵疆而旋京闕余埃其
 車書同南北一倣吉甫美周室賸崧高歌吉日招魯公命元結磨
 蒼崖秃鉅筆頌中興紀洪烈邁三五冀前牒亘天地昭日月于是
 窮章亥之所步攷神禹之所別覽四海九州之風俗掩兩京三都
 之著述騰萬丈之光茫有皇宋一統之賸出回眠會稽蓋甄陶中
 之一物無妄先生自知失言色有餘媿迺與子真逡巡而避有君
 退而寄傲于南窗有飄飄凌雲之氣

民事堂賸

王十朋

堂名民事志天語也十朋備員越幕歲將期顧惟不才嘗然無補
 日以敗官曠職為憂所幸黃堂主人甚賢同僚皆士君子朝夕講
 論無非民事之要者因為之賸以志其一二云
 繫越幕有下僚兮名所寓曰民事之堂誦天語之丁宜兮銜聖恩

而不敢忘啖民脂以飽妻子兮猶雀鼠之偷太倉苟不民事之是
思兮又將奚道乎天殃嗟會稽之大府兮罹游歲之凶荒颶風作
于孟秋兮雨浸淫而異常天吳怒而江濤沸溢兮漂廬舍而壞隄
防桑盛害而歲大侵兮民餓踣而流亾射的黑而米斛千兮擷蓼
華以為糧痛瀕海之岨岨兮羣江魚之腹腸予嘗告其故于前使
君兮請敷奏于巖廊顧幕中平日之辨兮人迺斬其為狂會伯尊
之傳召兮達民瘼于九重予殆有類于輦者兮亦何恨夫言之不
庸洪惟當宁之至仁兮視赤子其如傷獨常賤而救天菑兮出內
帑之所藏哀東州之無告兮惠吾民以糞黃左公孝而右孟博兮
相與協贊其惟良先撫字而後催科兮正今日之所當寬公私之
債負兮以俟乎歲之豐穰省訟牒之煩苛兮抑蠹政之豪強節無
用之浮費兮俾斯民之小康茲政事之所急兮敢不忠告乎黃堂
至若鑑湖利及九千頃兮日侵削而就荒歲和買無慮十萬緡兮
曾無一錢之償權酷之利半奪于有力兮財賤浸以荒涼兼并之

弊熾于大族兮編氓餒于糟糠茲又越中之巨害兮姑略言其大
網若夫民事之在天下兮固不足以知其詳有一言以盡之兮曰
生之而不傷擇守令兮去姦賊慎勿擾兮如牧羊茲眦畝之惓惓
兮願人告于天王

蓬萊閣賦

王十朋

越中自古號嘉山水而蓬萊閣實為之冠昔元微之作州宅詩世
稱絕唱近代張公伯玉三章膾炙人口好事者從而和之獨未聞
有賤之者十朋筮仕之初辱為蓬萊客迺者中秋之夕與同僚會
飲于茲閣覽湖山之勝翫月于尊俎間即席賦詩諸公皆和既而
念茲閣不可以常登一詩不足以盡意遂從而賤焉
王子游會稽客蓮幕登臥龍之山躡巨鼇之閣秀閣千巖流觀萬
壑縱遠目于東州暢幽懷于廓廓于時天高氣肅秋色平分簪盍
良朋把酒論文俯仰湖山懷古傷今登高賤詩以寫我心周覽城
闔鱗鱗萬戶龍吐戒珠龜伏奈老三峯鼎峙列嶂屏布艸木蘢蔥

煙霏霧吐棟宇崢嶸舟車芻午壯百雉之巍垣鎮六州而開府東
望稽山思禹之功喬松鬱乎故陵丹青儼于祠宮藏丹書于神穴
流遺畫于無窮南目秦望哀秦之過方鏡石以頌德驕顏色以相
賀嗟仙藥之不來俄腥風之已播西望夕陽送目蘭亭懷王謝之
風流感斯文而涕零徒觀夫茂林修竹鎖煙靄而冥冥北望滄海
渺其無涯方吳門之畫龍視越國其如蛇轟雷鼓于一震虛吳國
而成窪訪麗譙之故址第見乎古木之號鷓前瞻鑑湖滿目雲水
嘉馬侯之偉績慕賀監之高軌祠荒兮遺迹半湮宅冷兮黃冠無
幾徒有漁舟買楫風樵航葦往來乎鷗鷺之鄉欵乃乎煙波之裏
仰瞻高閣翬飛崔嵬俯瞰州宅緬懷高才面無時之屏障家終日
之樓臺長湖山之價于几席之上惜斯人之安在哉言未畢客有
指斯閣而謂予曰子亦知夫閣之所以得名者乎蓋始于元和才
子也以玉皇案吏之尊擁旌麾于千里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以
筆力坐移于是也齊名有白從事有鞏胸中有萬頃之湖真一代

之奇偉也詩章一出遂能發秦望之精神增鑑湖之風采蘭亭絕
唱亙古今而莫擬也子亦讀才子之傳否乎姑問評其從何而來
集乎彼而至于此也才子之才固足以起吾子數百年之簪慕才
子之所以獲侍玉皇者亦吾子之所喜攻而深恥也夫何惜之有
予于是引客之手揚袂而起言契予心諾諾唯唯有是哉有是哉
斯人也而至于斯也尚忍言之哉俄而鼓角作于人間明月出于
林端妙三弄之梅花爛十分之銀盤醕一觴而徑醉有不盡之餘
歡頃之陰雲忽興點綴青天漸山川之蒙籠若有妬乎嬋娟倚危
闌而感槩覺興盡而思旋矣于是相與啜茗于清白之堂漱齒于
清白之泉閱唐宋之題名終夕爲之慨然於戲噫嘻死者可作吾
誰與歸其無出乎文正范公之賢

南宋文錄錄卷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南宋文錄錄卷二目

賦

夏千竭賦

吳儆

雁蕩山賦

薛季宣

石菖蒲賦

王炎

淮海樓賦

陳造

游紫霞巖賦

樂雷發

南湖賦

陳彥博

七

七觀

王應麟

辭

蝗蟲辭

孫因

對問

越問

孫因

南宋文錄錄卷二目

泉之決滯兮驚長虹之委蛇引鄭白之駛流兮決龍首之涌波放
平野以四溢兮勢同挽夫天河伊洪流之所自兮浩漫漫之平川
屹中流之底柱兮擁萬馬以莫前樾木囊后山積而阜互兮偉橫
海之鯨鱣醜餘波以殺怒兮駭濤江其上奔飛流濺沫騰蹕噴薄
洄洑而鯢旋兮沸羌廬之瀑泉積齋淪于上流兮餘委漫其稽天
鬱蒼蒼之一色兮蹇心惕而神寒粵有老漁飛桂楫濯清輝登舟
捐客顧而言曰客亦知夫此陂之興廢乎自陂之西達于東城平
泉衍其如席錯隴畝之縱橫渠陂水以灌之率一畝而一鍾彼豪
右之肆貪兮連阡陌以為雄席羨溢之餘貲兮委而履之地也肆
皇天之震怒兮涸其富之源也惟絕流之巨障兮勢盤后之固也
何一夕之雷雨兮曾豪釐之不遺積五十年莫能復兮或復焉輒
震之惟茫茫之沃野兮昔稭稌之所宜藜莠荈其亾際兮叢薄蔓
其相依賤名存田榛榛其既蕪兮縱鞭撻焉奚為幸使君之塞
帷兮哀此民之無祐乃訪故老乃命官吏乃泣乃度乃經乃理糗

糧畚鍤土石材葦儲之既具取之有所然後集農工而授之若靈
臺之始附計者度者畫者指者負者運者餉者帥者或引或啟或
室或決或培或鑿或築或增謹趨兮如雲橐鼓兮弗勝攷龍火兮
戒事閱三月而告成凡水積兮成淵渠決兮如雨浩源委之無窮
極陸海之饒富皆使君之膏澤也今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不足
以為公之報冶金伐石垂耀無極不足以慰民之思伊君門之九
重兮儼虎豹之樊屨孰列城而上控兮無遽奪乎焉依若是者其
可乎客曰吾聞君子之于民也施之而不期其報利之而不居其
成矧爾使君國之股肱將利澤乎四海豈下邑之能淹也哉漁父
俛而不言仰而長吁鼓枻而去

雁蕩山賦

薛季宣

溟渤轉乎東南雁蕩崑其高峙抱層巒之四合聳翠峯之崛起仙
凡道絕類隔一塵摩空下望儼若雲屯聊登雲以寄傲循后磴之
縈紆移顧步于觀瞻瞥風氣之懸殊幽谷之中別有天地后筍排

空而剡翠瓊館憑虛而綺麗微埃不入其方寸尺土不留其度內
 峯夏雲之競秀均倚劍于空同崢萬仞之嵯峨羅巧妙之巖從粵
 若窳初天變其道靈雲祕秀孰知其寶傳西域之仙書肇棲神于
 羅漢睠人寰之緬邈極希夷之汗漫徧步幽獨蓋始得于唐僧之
 詠看之不足此樵翁之浩歎者也我國家太平興國之二祀天下
 車書始同有禪師曰全了菴廬初結于芙蓉行亮文吉踵于前甄
 昂作尉從而後靈巖碧霄噴吭而竝露南閣白岩孱顏之盡剖起
 初凡七十有三年而後隴斷之不遺蓋成終于皇祐之己丑稱始
 開于祥符之伐木者故適當其會詔遷就于貫休之詩者見不臻
 乎首是知水鑿之為睫論又何知造化成功之不有乃其東望秀
 嶺道屬天台山川襟帶于四明風雲呼吸于會稽無非仁人三乘
 之窟宅誰能見其一日而數相往來其西則蓋竹雲門白巖白鶴
 魔軍退舍而真宅斯見至神入竹而誠明可作洞天高遠以誰評
 福地潛通而叵度陰有柎谿其陽際海幹地軸之盤踞望天闕之

斯在崖有千里之石壑有萬年之松金雀么而不大金猊綫而多
 昔樂官羣處而和聲山羊歷險而純素若夫王孫廬鷹鷂烏鵲
 眾獸常禽之類他山既多有之茲故不詳其名類山之狀也崇倚
 青天峻連碧霄凌霞傑出于疎雲疊嶂牽聯于紫極工如大巧特
 若小高三巨相形而窄粵獨秀孤立而岬嘈瑞星明而治世皆見
 辟歷轟而曠者不聞常雲舒而莫卷白雨霽而猶零牛女從橋而
 星河夜渡雷張望氣而龍泉可得璧月懸空而猶霧常滿朝陽薄
 暮而光明烜赫貫香珠之落落起祥雲之團團玉峯高竝于兩巒
 利孔開道于雙穴積翠合于拾羽之深紫微居而眾星拱列觀
 海之騰波浩浩望平霞之火炎烈烈苞有菡萏有靈芝筍圓
 而削玉丹桂茂而欒枝蓮花芬埤而木末可采圓蘿糾結而鱗比
 相差其于人也總者如角直者如指圓者如臍礪者如齒佛掌高
 而頂可摩神迹巨而荏可履詣方丈而問維摩之居士行妙高而
 見香巖之童子龕巧合于佛影得又同于僧寶五通變化之有靈

三清逍遙而適道天王朝祭而明堂斯在西真翔集而瓊臺莫訪
 上人道術之相忘朝賢仁義之為尚尋招賢之舊隱得侍郎之庵
 居觀音行而隨形示見羅漢游而飛錫騰虛三傑隱風雲之會七
 賢從竹林之下五老來兮書籍校千里會兮德星聚朝天義重于
 尊君抱兒愛均于慈母爾乃展旗障日立戟排雲關弓飲羽長劍
 倚天射堃遠而破的馬鞍跨而絕塵文筆擅場于文會戴仁踐履
 于安仁寶印得之而如斗金鼎負之而調羹鼓棗籥而布化鳴鐘
 而振聲碑摩崖而沒字鏡無心而鑿形乃有琢雙玉獻連珠咀
 文英讀靈書對碁枰舉覆孟振藥杵火茶鑪盃簪加導于仙冠折
 角尚賢于巾子藏珠媚而測水不涸鑪藥就而羽人不行道周
 遭于石佛棲真高蹈于迎雲空洞虛而無物雲霧合而神登有
 石城度有石梁入有天門窺有天窗有堂有室有屋有倉旌有石
 裏蓋有版藏門樓高屹以超雲巖闕對峙以迎陽澡身莫便于浴
 室修道何樂于禪牀考室而柱金矗立蔽風而翠屏是陳版障駢

而可隱行廊修而可循像有獅子鹿影靈龜鯽魚三燕頰頰而穿
 幙戲龍驤攫而含珠飛羣鳳之徘徊戲雙獅之矍鑠猴不可以加
 冠魚有時而登陸羚羊挂角以棲止回鸞鸞翥以翱翔犬以警而
 司門貓以而存堂龍倦游而或臥虎已蹲而更伏禦火共施于
 鷗尾照水孰然于犀角天柱之峯上凌空碧其翳無附其趾無蹠
 削貞珉而介出崇高切于青雲圓度可規直中可緝望之者目極
 倚之者神驚疑共工氏之不作不周未觸而今存此峯巒之峇立
 者餘蓋不得而數陳彼有同名而不相似者于彼吾又何言其水
 則二龍之湫東瀑西瀑合掌摩訶劍峯乳酪水簾眩目以舒耀新
 月弓彎而出谷清涼之滴滴無已照膽之澄潭可矚彼潭之泳者
 湖鰻或潤而流之筋竹決而下也銀河瀉而垂練委而去也錦文
 鮮而漬淥觸潛蚪而聲韻鸞和漱堆埼而皴如縞玉委蛇而動行
 乎巖石之間者何容窮盡又豈止清谿之幾曲也泉流之冠大者
 龍湫崖奔如赴氣凜如秋界青山而澎湃吸蕩水之宗流上擬青

空下臨無地霏微雨露之飄散晃朗白虹之下墜乍垂雲而零露
 恍山崩而川至雖淮流破荆山之堰曾不足以言其髣髴也眾水
 之淵發源雁蕩厲魏巒之峻極侵山椒之修廣箴竹叢生以蒙翳
 婆羅挺幹以駢擁征鴻攸聚牡蠣生之浮鐵船之蕩漾沈古鐘之
 逸響派湧泄之奔波羌不以五水九旱而為之消長傳或謂滄海
 此遺波焉今固莫詳于既往矣乃若淨圖天成古塔神造香鑪既
 設寶幢載好楞嚴飛大乘之典寶陀襲白衣之號高僧梵唄之相
 和仁祠金碧之相耀惟茲華頂花壇是陟居者有積行者有會無
 芸仙者之田每駐仙人之屐然雖曠世而彌年未覩周游而涉歷
 者也爾乃樂成首路東驚幽尋絕白沙之古塞陟峭嶺之芳林秣
 馬于芙蓉之驛驅車于長墩之原招提寶塔屏障橫焉千巖萬壑
 是途伊始扶筇竹以自杖屐登山而後齒于是奇巒卓犖怪岫崢
 嶸芴顧而塵心都息相羊而油然意生登寶冠之蘭若跨飛瀑之
 修梁引仙簪而戔首衰熏鑪之嫋香前眺諸峯峯焉亭直指雙入

而問道屆凌雲而一息九龍垂頭而來下梅霖飄洒而零零洗余
 心之宿累拂襟袖之洽洽望銜珠而返顧跨伏虎于石門里連霄
 之十五窺蕩水之靈源凝神寓目十里為近羣玉浮天全乎一瞬
 度東岡之崇嶺禮化士于雙巒指游龍于戲鳳鏡三京而瞻寒大
 屏之下寺曰能仁四谿交流竝湊天門舞羣鳳之垂天儼華陽之
 挺立吞眾壑于朝宗拱萬山之環指是雖奇峭無多焉固已冠羣
 峯之業岌也羊腸回于六八俯在之葉山羌有鳥而有花悟達
 士之微言回巒之障隱若金城漢唐道隔言訕天升惟隱顯之有
 時殆匪由于人力何先古之神闕須後來之抉剔載旋余步谿澗
 攸行天柱華嚴接阜連岡躡層巖之鹿苑窮透迤之淵泉屏翠采
 之蒼蔥聽天樂之喧闐仰大龍之懸水飛小雨之濛濛樂尊者之
 優游得從容于下風指普明而回御探龍窟于飛泉勒馬鞍而東
 之望奇峯之隱天觀音大士如住虛空漠漠行雲如尋舊蹤安禪
 之谷萬壑宗焉大筆書空一柱擎天重樓峻傑以連營雙闕當塗

以相向天聰玲瓏其四達自在慈悲而有像龍蜿蜒以歸洞離小
湫而曳尾擁在定之薰聞鼻凹窪而出涕奮天然之鱗鬣回元造
之頭顱諒茲山之多怪猶斯巖之匪如摩虎口以東游瞻石神而
近止訪淨名于丈室挹乳泉而一洗乃觀初月乃下虛簾鮫人織
素近在危簷閣靈峯之景物奇特亞于靈巖犀黑闇而通天龍神
游而處潭五雲閣道應真矯矯谷有靈珠欵生芝艸入會聖之崆
峒仰虛空之谿訝信真如之可學烹乳茗而生葩金掌高呈亭亭
空際訪三賢而景仰遂回車于真濟過胡公之棲宅遵靈運之迷
途造石室于東梁高禮佛之勤渠亭白簪而下道窮三閣于蕩陰
忘散漫之罔繙蓀蕪隱于追尋北有白巖石谿九折仙橋跨焉巉
巖影絕斯蓋水之奇也履芝田而種玉鍊鑪火以飛霞企時人之
不及厭時俗之囂譁過湖坑于南閣峨上藏之孤高壯瀑水之湧
沛訪隱仙而遊邀至窮途而輒哭等游夢于華胥問山僧以前路
固有匪吾人之所知者殆不可以窮竟又安得而論諸至若大洞

神山仙靈是宅龍湫晏坐者若矩羅之住世虎蹲守護者蔓定僧
之衣衲也至人遐造踐迹無同運無言之元化闡不二之宗風說
法詎離于住定經行何間于神通地縮于偷桃之谷神飛于窺鏡
之童龍丹成于老父九二識于元豐汚名山以世緣夢積像之形
容神屠履崖以如地間思光焰以如虹盜道而江波激怒觸鼻而
涓泉不通者非人百目之見而又烏得以議其汗隆也惟茲山之
神秀嗟近在目前曾跬步之不到乃人窮而上天化石橋于似
閣企筋竹之飛泉抑子晉未成于羽化而謝客不得善于游山也
今夫天下之山江東居最永嘉富甲于江外而雁蕩為大焉可以
超羣而拔萃矣他山之秀么麼稱妍陽臺十二秋浦九蓮詩文振
古名字喧天僅得此山之一正一盤猶拳石之細夫何足言所謂
夷泰山而吞雲夢者惟雁蕩之山為然

石菖蒲賦

并序

王炎

余書室中有石菖蒲一本鬱然暢茂蓋資水石之清幽以遂其性

此物醫經所論可以延年可以成仙第人取而食之蒲喪其生矣
 然則為人養生者非蒲之願也因讀北山翁集有石菖蒲賦一篇
 三折四復詞既妙麗而興託高遠乃拾其遺論而賦之曰
 老石嶙峋金鐵貞兮浮雲所根氣潛蒸兮下漱冽泉玉鏘鳴兮
 節盤屈託以生兮附堅涵潤密如積兮四時青青不改色兮烈日
 凝冰無能厄兮潛蓄幽馨如有德兮后土富媪載品彙兮其秀其
 英拔類萃兮虬髯者松負勁氣兮惟竹虚心古君子兮蘭有國香
 儕高士兮梅也如玉勝靜女兮得土則繁否則悴兮獨根于石孰
 如蒲之精粹兮有苻有藻產漣漪兮可薦可羞播聲詩兮亦有芙
 蓉媚芳池兮紅衣素裳美且都兮下視其本著淤泥兮潔淨不污
 孰如蒲之清癯兮來自澗谷入吾室兮鑿石瀦水係菖鬱兮零露
 宵涼珠的樂兮甘雨時濯緇塵滌兮中心愛之久無斃兮方士者
 流言可餐兮養心益髓將引年兮一寸九節可登仙兮帝經君籙
 其言然兮余乃獻疑進末議兮彭聃最壽終亦逝矣喬松飛昇今

妾在兮扇而餌之蒲何罪兮毀璞雕刻玉不幸兮枯骨抱易龜殞
 命兮破為犧尊木失性兮彼美維蒲吾良朋兮前有韋編後黃庭
 兮全真育和共欣榮兮優游卒歲淡然其忘情兮

淮海樓賦

陳造

娛暇日以登覽兮若斯樓之巨麗暝檐影于空闊兮循雕闌而徒
 倚目定眎而猶眩兮足竚立而竦睇棲浮靄于朱甍兮遲義馭于
 平楚來禽去雁卻略跼踟躕而捩去兮霧霏羃奕蒼鬱而在下陵迴
 漢而攀飛雲兮騫鵬舉之垂天頰萬井而數計兮挹峯磴之橫前
 吳封楚甸閭列壘出而自獻兮納未愁明霞斷煙筵海門之塊
 峙兮眇浮玉之一拳演江流之橫界兮衣帶之紆餘修蟒之蜿蜒
 曠莽恢大四向而無際兮迢枉席而瞭然我游老昌載登南樓想
 元規之遺躅泊典午之清流緬懷仲宣登樓有作顧臨眺之信美
 終回遑而靡樂孰知夫曠千載而相望回賢否之俄度惟汾陽公
 分君相憂功存宗祧身臨邊陲屹控搯之巨防躬熙代之康侯靜

鎮榆塞創為茲樓將歷覽而俯省目所圍之術周深計遠圖宜為
觀游彼攤扇而障塵每解顏而借羞揮旗蘇而少弭肅賓僚之濟
濟匪晉公之儀曹外郎陳思之陳楊應劉疇獲偕此玩面勢之隆
岷瞰山川而顧指袁桑麻中葺宇揭舒畫軸兮對賓主之燕喜借
胡牀于末席容霜毛之客子儕氓而分惠殿羣英而薦醴浩逸
興之漂蕭豁幽懷而憑虛倚北戶以微睇儼桑粉之敞廬親色笑
于犀塵陪觴詠于晨舖靳依劉之羈棲曾愴惻之不無訂休戚于
今昔詎劣優之錙銖夫此眾君子之所攀援遇逢之厚幸顧餘瀝
之勾余者也羌勝集之超然宜飫宴之云計究樂事之攸寓後謫
仙而赴繼進贖命賤合辭一喙吐吾筆而長吟颯天風之搖袂

游紫霞巖賤

樂雷發

邑有山曰九疑蓋天下之名山也山之巖洞最勝者曰斜巖乃唐
刺史薛伯高命名石磴層懸古木修森紫霞丹霧蒼鬱時濛而空
峒軒豁如磬斯俯焉中涵異景外多勝致名蹟既微篆刻薛莖國

朝至道初宰相張觀以使相守永州邑宰黃甲于是撤荒揚馥辰
新飾美追舊游之芳蹤然後斯洞之復有主也余與客挾琴攜尊
游而樂之趣無竟兮逸思狂神恍惚兮魂飛揚慶此生之上方忘
步蹴之周章乃喟然歎曰噫嘻巨靈其有私乎夫何造異鑄奇擎
芳捧勝去弭城而非遐助吾邦之奇興人愈傑地愈靈料三楚兮
倍精神接衡岳之翠岫隔紫陌之紅塵爾其圓鞏高幡虛門兩闢
納霄漢之昭回任風雲之出入光霽炯其瞳矐幽深排以赫奕踏
層谷之透迤間懸之峯律左之降兮東階右之陟兮西級布低
橋以虹橫貫清渠而弗息奮龍髯于天際掀神手于崔嵬輕蘿倚
繡甘露斜飛雕蟲篆畫街采呈奇右尋幽而全錮左懸竇而可入
氤氳縹緲傾斜元闥投烈炬兮星電猛陟身兮仙梯參梵侶于石
藏聽伊唔于紫虛洞紆陟而越陌泉繞閣而泓漪華表插地窈瑞
蓮自天垂鳴虬虬于邃奧沛淋漓于郊堤盼紅門則宮闕儼然躡
雪府而瑤光徹肌繹前賢之游詠契仙子之棲遲驚雷轟之隱隱

沐微雨之霏霏挹清風以舒懷拂曙雲而溼衣醉楊梅以益興
 藻壁而瑜犀呼青牛于田畔釣神龍而忘機鐘鼓鏗鏗乎立號
 管滴滴乎香飛瓊花來霄漢瑠璃寶蓋垂天日鼎耀星月交輝
 十洲之渺洋躡三島之騰巍游胸中之芥蒂藐金紫兮欲何為已
 而出洞府依仙案背危崖踞蒼坂丹竈烹葵石盆漩瓊恣狂舞而
 高歌狂淺斟而細啖進絲桐以宣和信履道之坦坦江聲潺其悠
 悠紛天籟之中感跨明堂清廟之所為而有若太古滄靡之既挽
 也尊曩既傾擣搗以輟濯滄浪于曲流漱金華之芳冽體兮倍其
 輕清心兮增其皎潔囂囂乎如隱于蓬萊閨苑之清虛而有得于
 仙丹之調攝亾何有羽人寄于巖石之亭者莞然而至曰何居乎
 二三子之怡然嘻嚶然處者豈若以斯洞之踟躕能暢英賢之思
 乎余曰唯唯斯蓋一日之奇逢足當百年之榮遇也羨吾子以彌
 年之晚落擅采晷之雍雍果何春何夏何秋何冬而有得其形容
 羽人曰試聽之夫木德載陽句芒用命條風鬱兮冲融麗日遲兮

掩映野花貢其幽香珍禽弄以新韵苔色發兮瓊鞋葆光搖兮玉
 潤此殆非人間之春也靈威謝青篆而東去祝融鞭火龍而南來
 山軒風豁水閣天開炎光高禦暑氣遙排襲涼飈于閭動受青蔭
 而如懷此殆非人間之夏也斗之西兮氣之金千芳斂兮百其塵
 乃卻陰霾而不至留和氣以常存挺瓊葩之靚潤羣瑤艸以披紛
 人間之秋有此乎及其感發而寒栗烈而虐舍荏苒之韶華破嚴
 凝之蕭索晴嵐暄兮薰蒸暖氣縕兮礪礪喜陽后之足憑愛溫泉
 之可酌熙熙乎若與春臺而相念而不知歲事之赴壑人間之冬
 有此乎而吾乃乘化以游息漠然不覺乎春秋樂藏修之有託與
 斯世兮焉求會天真于守一目已無乎全牛然使皆不為吾兮果
 將誰其巢由使皆由夫吾兮又將誰其伊周而惟躅芳塵者之商
 籌余曰命之矣未幾策藜催歸斜陽送暖出谷口而舒目渺乾坤
 于一盼玉轡踏春以追隨曾不讓彼天台之游玩倚亭曠顧蹒跚
 旋還若自廣寒諸宮之既降兮而偶在于人間于是泊于九州之

泉厓有友人者過而問焉吾固知吾子之熟察乎紫霞矣而亦為可游乎余曰有是哉彼其燕間自適沈靜無譁肆精神以曠達既塵穴之紛拏富貴者而游之焉將自失其榮華也染以澹泊之風得乎清新之趣朱紫不足以入其心輕肥不足以介其意貧賤者而游之焉將自忘其空匱也浩浩乎而曠闊穆穆兮而深沈任周旋以笑敖泯形迹于無聲褊淺者而游之焉將自大其胸襟也通一竅之玲瓏宏四圍之敞豁靈臺隨以虛明蔽錮因而銷鑠愚戇者而游之焉必自昭其聰覺焉豈惟是哉游焉而得乎瀟灑者詭譎可以消其邪心游焉而得乎舒徐者剛銳可以消其躁急沈疴而有得焉必自消其腴理憤鬱而有得焉必能灑落而和平在修真焉則自得其天之妙在吾儒焉則自益其意之騰此其大略也若以吾言之為迂而不信兮請質諸紫霞之主人

南湖賦

陳彥博

禾城之南有積水焉介吳越之土疆直牛斗之星躔雖川涂之不

侔亦泛濫之所先挾地勢之爽塏匯清波之淪漣紛纒纏其來屬咸爭奇而效妍若迺其源委也則天目之崖蒼霄之谿東會吳淞西控禦兒支流菊達聯絡相繼以灌以漑以遂夫土宜其南則長水之塘爰山之鄉出峽石道海宜岸絕兮望洋其北則杉青之隄平望之亭表裏湖江并包濁清眾流之趨混浩浩以達于滄溟其上則有良田衍沃灌木叢泓麻麥夏熟秔稌秋登溝塍綺錯原隰縱橫蔬圃之利瓜芋籬菰蘆葦茄莎實繁有生其中則有菹蒲葭蕩澶漫沙瀾紅蕖濯錦翠荇牽絲菱生而紫角爭奮芡長而紅頭欲齊玉截肪而無玷珠脫蚌而未纍可以續食代飽為水菰之珍奇魚則鱖鯉鰕鯁鯽鯽白小羣鮮腍以蚌螺網罟相求泌御交加霍如霧散率爾雲遮或鱗甲璀璨或鬣鬣鬚髯或貴列鼎俎或賤比泥沙以得之而饜飫恆家益而戶夸鳥則鴛鴦鸕鶿鳧鷖春鉏羣娛競沒去曉來晡起如飄風泊若浮壺透迤沚渚喑喋菰蒲矰弋之所只且若乃時雨降川澤盈春流汨其乍起淥波豔以

麟生于是淑景布麗微風扇和青莎綠堤虹梁跨波都人士女往來婆娑列綺席間清歌揚桂楫淨采舸以樂時雍既麗且多又若潦水盡寒潭澄天翳絕湖鏡平望積陽之西下見明月之東生漁歌互答水調漉清輕棹短棹比渚連汀實豫且之攸樂非伊人之所恆別有浮屠之宮號為真如孤塔峇嶺仰攀雲衢俯瞰川陸渺漭縈紆巨浸涵其表遙峯峙其隅極南湖之壯觀攬秀色而無餘唐名臣實為風氣之所聚直乎昱而光新凡湖之美盡是而不乏所陳矣嗚呼噫嘻惟昔春秋敵國為讎夫差句踐各奮其謀疲民以逞暴骨為土構李敗師甬東使居越不為僂吳其沼乎然則是水也洗干戈之汗穢復民生之凋瘵語其量一勺之多語其用五行之大豈直涵煙波淨藻采狎游觀資玩愒而已者客有謂賤者曰洞庭彭蠡之水天下之大也子不是之求而獨甚譽于茲水不已過乎余曰不然人情忽于所近小大各有攸當是故鷓鴣扶搖萬里而鷓鴣亦自足翱翔太山之高千仞而不能有加于豪芒莊

生所謂目擊而道存隨寓無方者也亦奚病哉乃為之歌曰南湖之清兮可以濯纓南湖之上兮聊寄我情地之勝兮獨不以人而後名後千載兮亦有慕其遺聲

七

七觀

王應麟

東野先生發光環堵根極深窳慕白賁以息影玩素履以洗心有南州公子儼然踵門言曰竊懷太史公之志廣覽四方之恢詭譎怪升高能賤山川能說庶幾一二于君子之九能今至是邦也願啟我以偉觀博我以奇概先生曰余臥游詩書之圃視不踰几席敢誦舊聞吾子自擇焉昔嘗窺宛委之簡見神禹之山經東有山曰句餘實惟四明南有建德之國空同之仙公子曰愚行天下睹終南嵩岱之高興公登陸扁矣先生曰觀于海者難為水駕言徂東浩漾滄溟羲和浴于搏桑日杲杲兮金鉦朝潮夕汐與月虧盈有鱷如山從以鯤鯨神虬驤首吐雷噓雲方其駿濤虎浪之興銀

南齊書卷之二
峯萬仞雪屋千層
鏤空兀嶽沃日吞江雷公爲之
雙腸天杭爲之
盪震盧賤竇志未能該也穆之圖論目擊其真天門之水灌漚潤
瀛滋浚汨汨遠注析木三吳轉粟粲粒玉飢叱仰哺櫓連尾屬
雙舶迅舸變縹夷琛東泊青微南薄朱垠登山而望渺渺漚鷺之
浮天根候五兩以颿颿爰居戢而激氛雕題卉服駢豸雞林揚柁
東門檣鷁江濤爰有狡狴犀象翠羽火齊被水龍鱗之馥郁蟻珠
木難之瓌麗杜陽所未編辛文不能記世道窳隆如濤降升蓋獻
龜于明者治之兆雨毛于鄭者亂之萌在昔句踐疆宇至鄞仰瞻
沼吳蒲葦之濱曰甬句東浹口外洲戰爭蟻穴興亾貉止秦政騁
欲狼心未滿游鄞踰月從流忘反海水羣飛洪荼于民一瞬爲墟
鮑車魚魯遠漢六葉濯征東粵句章出師命臣韓說典午末造妖
寇鳴張裕以豪英往戎句章唐季不綱盜覆此城巨容筒箭獲醜
策勳想霸諸夏吞六王之雄圖螭舟兕楫射蛟之弧殷殷闐闐愴
陽侯駭天吳矯矯三將如熊如貙電矛雨矢掬刈攘除威殫勢遷

鮒人鯢居昆明幾劫桑田半蕪吾將訪其遺躅幾湮沒而無餘矣
建炎凱獻于高橋六飛安行于海滋隱士相如揄忠納說何懋賞
之謬謬豈亦若赤城三老之漂漚覩千古以永愜愴東波之無窮
誦往聖之緒言嘗乘槎其焉從壯魯連之高蹈閱精衛之深衷子
好游乎公子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不任險也請更
端以教先生曰海物維錯雋味萃焉任公垂餌便嬛揄竿波臣效
異鱗萬介千寸鮎腹蟹亭以埼名漢律獻醬維遠見珍蚶菜疫民
君巖奏免貢纔鯽骨元豐仁儉鯨鯨蚌蛤蟹鮓鮓鮓首后齒鋸赤
尾比目續品類之數百愉茂安之慘感咳帝攸緒水族有簿兼韓
子之南烹藹蠶蠟與章柱雖后華海月之詩綺貝繡螺之賤弗能
殫舉東曬之鰓邪頭之鮓潘國之鮓且甌之蜃珠鼈紫蚶其來如
雨蟻劬嫌熨數以盆鼓于是擊鮮晷倉羞用膳經嘯父鰕煮宣子
魚槍陳登之膾虞悰之鯖笔以秋菘酷以冬橙掇落髮以爲藪醉
鼈杯而未醒若乃潤下作鹹散鹽爲貴宿沙擘鬻而海王之筴所

望之守昉于齊而征利漢郡設官三十有六會稽則海鹽居一此
 三縣猶未置也攷諸唐志鄭始有監晏吳管榷法寢以嚴海濱稚
 耆弗能苦淡若作和鬻甘者鹺鹵醴燔枯鱖鮑恣啖繇是亭監
 碁布牢盆歲增負塗山積熬素雪凝翦竹葦以供煬釋耒耨而肆
 勤一審三斛川浮陸馳行商通其債巡院譏其私蓋日用飲食不
 可以無朝齋箬裹其功與醯醬俱馬齒水精冰鏤霜明古云會稽
 之將証屑玉而喚瓊東箭落苗越竹筍萌楊氏之果染霞垂星鹽
 為夏槁屏羶撤腥飫高裴之菜會奚猗氏之足云魚鹽之轉民殷
 財阜不謂之樂郊邪公子曰海加租魚不出鹽額利而人窮怨不
 聞蕭望之朱文季之言歟吾冬饘夏藜羹不糝味無味夫何慊
 願聞所以利民者先生曰先民有夏盡力溝洫魏之豹起漢之倪
 白疏泉醴流沕滂膏澤維鄖之邑厥壤鹵舄原高隰下易曠以溢
 相時鍾洩守宰道職我懷休明循吏輩出幹造化機卷舒神術有
 豐無窶潦霽維一觀乎句章漢陂之舊內史修復所居民富言觀

乎南湖曰小江溉田置堰元暉氏王蘭鞠無絕如古桐鄉觀乎西
 南堰曰仲夏頃凡數千雨我多稼築者季友惠以厚下湖有廣德
 實在西界刺史曰侗增修勿壞夷庚起隄响也建埭誰其填闕利
 微害大發議請復志不克遂唐有西湖爰在東郊陸令開廣農殖
 嘉苗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受谿七十二環塘八十里四插七陽重
 治者李瀉瀉清渠有純有芘有蒲菡萏煙海雁鳧蓋自晉以來遏
 川水種既浸既潤民會無罌介甫鳴弦乃隄乃陂瘠土衍沃遺黎
 之恩吏隨以窳棄稷弗務新溝之歌靡聞均水久廢莫舉叨澮塞
 而墉龜坊庸圯而涸鮒曩晦一鐘今會二釜孰能論夫愛民者塗
 之人可以為禹公子曰佐耕以水展也民利思不出位吾將有俟
 欲聞宏絕特之觀無隱乎爾先生曰明多名山乾竺氏居之寶
 地金繩祖花禪枝南有雪竇東有太白飛瀑淙淙層巒巒大梅
 之巉嶸衣荷餐松之詠澹如也玉几之岸峇神耀得道之銘炳如
 也吳氏子真松風隱居陳蹟故在是邪非邪文正之詩大年希白

之筆釋子之所夸詡存乎否乎雖然著本論者惡其學幻而言嘵
 意者避世之士晞髮濯纓岑蔚林密魚潛龜藏思昔山人有徐廣
 孝經之指王蔣顧三隱席珍韞璞不斲流俗之知己璜也自謂似
 龐蘊僧騰客之該瞻父老稱美今堪岳之下豈無艸耕木茹匪黃
 匪紫蟬蛻囂滓欲往從之耄且休矣子謂斯何公子曰姑舍是側
 間是邦鴻生碩德所治教也南豐曾鞏東南星斗之望牧于斯忠
 肅陳公雪竹霜柏之操貳于斯船司空則以道之量倉庾氏則子
 約之呂正學參前修節映終古前代令有瑄長史有吉甫未足
 數也文獻擣漆必有聞而知之者敬在下風先生曰明士鄉也有
 越大夫種之英風其人通達而多能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
 靜而自珍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型任奕以文章進擣藻
 者襲其芬馨宏雲光修四士尚義挹其勁操思特立以獨行故虞
 仲翔以俊異之生為海嶽之精陸士龍因吏民之謹知禮教之明
 屯艱否閉堙賤湛冥宋以文治賢路恢弘正樊縵褐化為紳纓邑

校求師再書延致斯廣川之淵源也順昌嬰孺以俞為字斯新息
 之慈仁也孝通神明凱風終養斯朱康叔之純誠也引裾彊諫辛
 毗其直鈞黨挂名范滂自出臨難盡節解揚之匹石交歲寒之死
 不渝信義如漢脂習卻賈胡之賻持玉雪之廉父子如魏胡質之
 人也編典錄而無媿令譽焯乎日星下逮里巷則有旌閭之楊掌
 庫之童若兔置中林之好德菌薈一時之榮華荃茅萬世之淑慝
 彼鍾黃之竊據郡乘幾于曲筆先生言未既公子起而稱曰鄭圃
 澤多賢衛多君子魯東海多卿相汝穎多奇士居使然也盍語其
 詳先生曰世族蟬嫣重圭累組位槐調鼎宅揆惟五袞鉞焜耀乎
 宗翰衡樞舄奕乎該輔牙蘇畫繡差肩踵紫艾紛綸常伯亞旅
 庠聲序音洋洋鄒魯習鄉上齒長少有序流品別涓涇公卿列羣
 布俎豆秩秩章逢楚楚凡周之士亦世吾州之俗近古春秋赤高
 之說詩禮曹鄭之詁殊科首登于蓬萊掄魁三冠于龍虎名茅廡
 仕多桂寶桐韓之疊矩又有文章授訣孝弟彙聚灣山清篇老子

妙句潛虛有辨杜集有注家自以為舒向人自以為揚馬茲可以
 言文獻乎公子曰嫩則嫩矣然世祿非不朽科舉外有學願識其
 大者先生曰故國下車喬木蒼蒼義雨露名節風霜古之遺直
 曰豐清敏排奸詆奄讜論虞虞託興荷花間者斂衽慶厯師儒燕
 及孫曾曰樓宣獻斯文統盟有德有言既和且清泗沂絕學闡自
 濂洛朱張呂子緒承先覺臨川二陸自得于心若異而同為己功
 深瀆熙四儒探蹟性淵竝游三先生之門獨契陸子之心傳處則
 講貫以淑艾仕則善教以昌言長庚曉月惟楊繼袁袁亦有子受
 業于楊進禮退義家學用光春木芟兮高山仰止人固亾而書存
 世未遠而道邇顏何人哉希之則是若昔魯廬江贊名德先賢沛
 三輔序者舊節士後有作者孰謂知管晏而已公西子肅然改容離
 席而拜曰廣哉觀乎井蛙蠶蟻昭然開明乃知西河俗美以子夏
 北海風移由康成文藝抑未歸根六經滌源雖本敬義明誠鄉黨
 之化漢學是崇讀書尚友作聖之功闕里近只遵海而東從羣叟

今問途貫今古兮心同

辭

蝗蟲辭

孫因

開禧三年孟冬孫子行野中見有伐鼓舉烽者意其捕寇而即戎
 就而問焉則盡田間之老農也得物狀甚怪喙剛而銛目怒而黔
 或振其股或掀其髯羽翼未成已學飛舞兩腋之下可達一縷余
 異其狀問于田父田父愀然曰子識今秋飛蝗之狀乎此其子孫
 而彼其祖父也官命我輩捕之余曰蝗何負于官而見捕乎田父
 仰天泣涕曰是害我稻黍者也王法之所不恕始吾小人謂為瑞
 物也炷香而祝其來既來矣則田之毛髮化而為黃埃然後知其
 為灾初以為祥後以為殃昔恨其來暮今懼其不去吾小人惟無
 知故若此觀子之貌類學古者乃亦懵然何哉吾小人記為兒時
 從村市一老生學老生授我一編書我忘名而記其略曰某食苗
 心者某食苗節者某食苗根苗葉者又曰吏侵牟生蠶乞貸生蠶

冥冥犯法生螟賊虐無辜生蠹然自垂髫至帶白未識其形色也
今雖識之反不願識矣余曰盡乎曰不能然則吾為若諭之使去
可乎曰幸甚恐不可諭耳余曰金石無情可動以誠昆蟲無耳可
格以理蝗能為害亦能聽吾誠矣試撥魁傑者數輩置于前詰之
曰使汝害稼天歟人歟惟天惠民必不使爾為吾民病也苟官吏
召汝則民何辜且會民天也汝啖民之天以充其體膚天將汝誅
矣速去無久居頃之若有昂首揚目趨趨而股鳴者聽之則曰今
為害者豈我乎牟人之利以厭己之欲者非蝗乎會人之會而誤
人之國者非蝗乎利口而邦之覆磨牙而民之毒者非蝗乎故窮
奇饕饕虞之蝗也夷羿豷泥夏之蝗也受臣億萬商之蝗也蹶耦
家伯仲允釁子周之蝗也齊豹庶其牟夷黑肱春秋之蝗也儀衍
申韓楊墨列惠戰國之蝗也缺隄斯高翦邯鄲欣蝗于秦者也酷
吏游俠外戚佞宦蝗于漢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漢而
下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頽民日益瘠雖唐之貞觀開元間

號多樂歲蝗未息也嗚呼其為害三千餘年矣跼跼躍躍實繁有
徒去之復生芟之愈蕪其庸有既乎必有良史特書屢書而胡獨
罪余且夫節按常程無非急征鬻獄賣判價隨重輕外託公計內
為己贏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匱金囊帛峙如山岳封餽苞苴道
塗盤錯一筵之費或至于索咀嚼已竭未厭谿谿不稼不穡取禾
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大所會朝崇朝退會水珍陸羞映照
巾幘是中其誰羔羊正直乘馬從徒呵哄塞衢鳴玉曳履鏘鏘步
趨明旦封事問之則無月糜都內錢日廩太倉粟輔郡致醕醴京
府飾居屋休問坎伐檀不論鼎覆餗若是者不謂之蝗可乎屯雲
百萬毫弱相半問其所工鍼鞞負米已喘執戈已汗褻衣麗
襦市塵嬉媮私第一占終身晏如會粟而已烏知其此穴兵之
為蝗也官如傳舍彼長子孫所在朋曹蝥蝥洗舞文冒賄齧我
本根幸而黜涅復為官軍此吏胥之為蝗也傑閣廣殿金腹炳烜
土偶蒙珠牆壁涌鈿黔首無知禍福驅煽此夷鬼之為蝗也節察

訪園遙刺等官本待有功豈為養安養安以逸坐糜厚秩率民戶
百不能供一賦吏席歸更得真祠豈念祠廩亦民膏脂推此以往
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乃及兼僕倚勢豪奪飛倉人肉鼓吻弄翼道
路以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蝗其腹者也其為民害章章如是若夫
倚田之農淫淨之技曳縞之商纂組之女依倚帝門之子假飾衣
冠之士璫璪碌碌者尙不與此然則豐年富歲常有數十百萬飛
蝗在天下咋人骨體豈特食稻黍而已況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
期害稼者遇官吏如魯中牟則不入境今聖天子齊明潔蠲至誠
動物我雖無知將率我族類而遠遷矣然我輩雖去民終未得晏
然也使若屬未殄天下寧有豐年乎因述其語書以自省且俾觀
風者得之以為有位警焉

對問

越問有序

莊烏越人也仕楚而為越吟夏統越士也入洛而為越唱越俗之

孫因

好吟詠其來尙矣亦聞有大述作者乎蘭亭有序修禊事也金庭
刻銘變輕舉也康樂山居之賦陶性情也微之妙宅之詩寫景物
也若是者謂之大述作可乎曰未也若昔河東柳先生營翠二河
之遺事網羅千古之異聞作為晉問以昭來世斯文也可謂大述
作矣先生晉人也居晉土習晉事為晉問職也晉有堯之遺風不
可以有加矣居乎越者亦知越之事可與晉方駕乎晉堯都也越
舜禹之邦也古有三聖人越兼其二焉加以種蠡之所經營王謝
之所棲隱司馬遷李太白杜少陵之所游覽以至國朝諸名賢之
所流詠班班可攷而大述作未聞也惟紹興間狀元王公以幕府
元僚援筆作賦搜奇抉異雄麗卓偉襟用二京三都晉問體蓋自
有會稽以來之大述作也然嘗熟復詳繹其間猶未能無遺恨焉
何者越之四封最為廣袤南踰句無北界禦兒東至于鄞西盡姑
蔑至後漢時提封尙數千里今之越雖非昔之越然都督一道封
疆猶不為狹而斯賦所錄止及境內之山川此其遺恨一也會稽

土地所宜以金錫竹箭為稱首職方氏九牧之貢莫先焉蓋金錫
竹箭戎備所資非其他一艸一木比正當裏而出之而是賤所述
乃襟舉夫杭稊桑蠶楓松桐梓雞頭鴨腳馬乳鳧茨木蘭梅榴園
蔬木菌之屬他郡獨無之乎此其遺恨二也竝海魚鹽之饒東南
大計仰焉柳河東晉問于魚鹽二物各為專條以侈其富饒鋪張
揚厲無慮數百字彼三河所出尙未敵海藏之什一也茲賤纒一
語及之往往纖悉于赤鱗黃穎之族而闕略于縱磬之巨鱗按羅
乎餘糧石英之品而簡棄夫積雪之寶鹽此其遺恨三也紹興之
初翠華巡幸駐鳴蹕者彌年實履舜禹之故迹陞州為府冠以紀
元且嘗就行殿舉大饗禮中興之業于此乎濟可謂是邦曠絕之
盛典而茲賤俱不之及此其遺恨四也然自有越以來所謂大述
作者獨此一賤而已王公作賤後五十七年有書生孫因自句章
徙餘姚迢遙鹿亭樊榭間處越土為越民飽越飯酌越水每欲補
越絕之所未載廣越賤之所未備而未能也又九年帥憲新安汪

公衣繡衣持玉節森畫戟載朱轡臨制七郡四十二縣臺府多暇
百廢具興輪奐恢闕山川改觀鯁生幸覲盛事竊謂越為大都會
公有大規模以其大學問大力量寓于大建立大設施中興百年
所未覩也獨無大述作可乎宗工鉅儒之記述騷人過客之題詠
金石震耀黼黻周張韶鳴濩應宮倡呂和所謂述作亦一時之盛
矣使張平子左太冲柳河東諸人見之將曰此大規模也譚何容
易他郡小創置裁革則伐石為一記濡墨為一詩足矣獨施之
越則不可越舜禹之邦也牧是邦者舜禹之臣也而可易言之乎
愚不敏成越問一篇釐為一十五章凡三千九百五十字借楚辭
體而去其羌諱譽侘之聲傲晉問意而削其詰屈聱牙之製非足
以發揚會稽之盛庶幾附郡志之末云
典午氏之盛時兮余臯祖曰子蒞謀樂郊以隱居兮颺漱石之清
名有聞孫曰承公兮嘗令鄞與餘姚愛會稽之山水兮爰徙家于
茲城當永和之九年兮惠風暢夫春暮借王謝之諸公兮會修禊

于蘭亭賤臨流之五言兮寄幽尋之逸興泛迴沼倚修竹兮松風
 落而冷洽惟興公尤好事兮作流觴之後序助逸少之高致兮齊
 芳譽于難兄既乃登陸而游兮歷天台與四明漱飛瀑于筆端兮
 遺擲地之金聲余自句章而徙姚兮儵歷乎十稔慨風流之浸
 邈兮幸猶為夫越岷掬清泉之潺湲兮友過雲之溶洩訪樊榭之
 杳靄兮棲石窗之瓏玲客有過余兮謂余博覽而好古世為越人
 兮胡不志夫越之風土余謝不能兮偃余指而縷數前有靈符之
 記兮後有龜齡之賤嗟彼皆已為陳迹兮時亦隨夫所遇儻含豪
 而不斷兮將羞余之鼻祖右篇引
 九州皆有山鎮兮職方氏獨先會稽射祥光于斗兮占星紀于
 天倪牽牛炳其初躔兮屈須女之七度少陽當其正位兮為萬物
 之潔齊南控引乎閩粵兮北連互乎鉅海日出扶桑之隅兮風行
 澗河之西八山蜿其中蟠兮羅千巖以為障三江匯而芴注兮渺
 萬壑以為谿洞天谿訝以連雲兮俯九垓其如芥洪濤滯澗以拍

天兮轟三軍之鼓鼙宅臥龍之岩堯兮蠡城屹其環繞帶平湖之
 浩漭兮雲鏡鑄而天低闕陵門而四達兮八風颯其遞至飛翼棲
 而舞空兮天門沈其可梯提封方數千里兮運甌吳于掌上七都
 四十餘縣兮歸中權之總提茲古今之大都會兮為九牧之冠冕
 諒天地之設險兮他郡益得而攀躋客曰偉哉山川之信美兮其
 無憊然吾聞固兮不以山谿之險右封疆
 觀地之所宜兮惟金錫之最良貢品肇于有姒兮暨蒼姬而加詳
 雖歷代之所珍兮凜英氣其猶秘歐冶子之神奇兮爰采取而鍊
 淬剖赤堇而出錫兮山色變而無雲涸若邪之銅液兮俯不見夫
 潛鱗鑄嶺岌其插天兮冶井浸而寒冽前豐隆為擊橐兮後兩師
 為灑塵發銅牛之藏屑兮楮林麓以炊炭棄古冶之餘滓兮艸木
 為之焦爛炎煙漲乎銅孤兮寒光浮乎鍊塘越岷安其斂鍔兮鑄
 浦沸其若湯合眾靈而成器兮為寶劍凡有五曰湛盧與巨闕兮
 蓋珍名之最著既屬之善相之辭燭兮復謀之南林之處女水試

則斷蛟螭兮陸用而割犀虎埽檣槍使漸滅兮伏蚩尤使奔怖豈
 吳鉤之敢抗兮非燕函之能禦客曰偉哉利器兮誠為越國之珍
 斯劍客之喜譚兮非文種之願聞右金錫
 惟苗山之竹箭兮稟動氣于乾坤實東南之美材兮聲價等乎瑤
 琨良工相夫陰陽兮加利鏃以為矢習國人之射瀆兮震電激而
 星奔挾之以六千之君子兮從之以八千之子弟可以償方張之
 闔閭兮走善射之樓煩彼羣仙之會聚兮亦以射而為樂登石室
 與射堂兮射東峯而的白丁令威為拾箭兮山上下以求索獲遺
 鏃于樵夫兮償以樵風之南北客曰異哉斯事兮誠振古之怪奇
 然越人之彎弓兮則談笑而道之右竹箭
 百川會同滄海兮浩不知夫津涯吐雲濤以瀾汗兮沃日御而渺
 瀾藏巨靈之鼉羸兮見天吳之惚恍戴五山之業峩兮涵百怪之
 陸離巨魚出沒其中兮不知其幾千里鼓浪沫以成霧兮噓雲氣
 以成霓任公子之投竿而釣兮五十犗以為餌閱期年而得魚兮

牽巨鉤而下之髻鬣怒而刺天兮白波涌而山立膏流溢而為淵
 兮顛骨積而成坻自淞水以東兮無不鑿若魚之肉彼赤鱗黃頰
 何足數兮又况梅魚與桃鱸惟天地之寶藏兮有煮海之醃鹽曝
 曜靈以攤沙兮浮蓮的以試鹵編篋管以為槃兮處列焰而不灼
 霜鉛儵其凝互兮雪花颯其的皦茲海若之不變寶兮豐功被乎
 天下抑造化之自然兮詎人為之力假客曰富哉魚鹽兮此越國
 之寶也是特以利害兮吾願聞其上者右魚鹽
 越人生長澤國兮其操舟也若神有習流之二千兮以沼吳而策
 勳尋笠澤以潛涉兮北渡淮而盟會擅航鳥之長技兮水犀為之
 逡巡浮海救東甌兮有握節之嚴助治船習水戰兮榮衣錦于買
 臣渡淞江而誓眾兮會稽之內史率水棹以拒戰兮陵江之將軍
 坐大船若山兮公苗山陰之傑汎波襲番禹兮季高永興之人想
 萬艘之竝進兮紛青龍與赤雀風帆儵忽千里兮駕巨浪如飛雲
 今競渡其遺俗兮習便駛以捷疾觀者動心駭目兮相櫟襲如魚

麟客曰盛哉舟楫兮他郡孰加于越然同濟或不同心兮請置此
 而新其說右舟楫
 揚州之種宜稻兮越土最其所宜稷種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
 奇自海上以漂來兮伊仙公之遺育別黃和與金釵兮紫珠貫而
 纍纍酒人取以為釀兮辨五齊以致用滑鏡流之香潔兮貯祕色
 之新甞助知章之高興兮眼花眠乎水底俯謝傅之雅游兮陶丹
 俯而哦詩集羣賢以觴詠兮浮割觥乎子敬指鳴蛙為鼓吹兮暢
 獨酌于稚圭斯越酒之醞藉兮非宜城中山之比矧投醪之醅德
 兮能使勇氣百倍于熊羆客曰旨哉越釀兮固越俗之所怡然自
 征權之法行兮安得辭戎而錮之右越釀
 日鑄山之英氣兮既發越于鎮鄒地靈洩而不盡兮復薰蒸于艸
 芽雖名出之最晚兮為江南之第一視紫筍若奴臺兮又何論乎
 石花惟瑞龍之為品兮與此山以相亞意山廬之貫通兮仙種同
 乎一家汲西巖之清泉兮松風生乎石鼎滋芳液于靈襟兮沆瀣

集乎齒牙歐公錄之歸田兮蘇仙流諸佳詠伯玉注于詩版兮文
 正賞其甘華至雁塔與花陽兮固郡志之所載若餘姚之瀑布兮
 尤茶經之所誇嗟陸羽之不逢兮宜鑑味之絕少世方貴夫建茗
 兮孰有知夫越茶客曰世非不知兮顧替禁之已苛亦幸其不盡
 知兮姑舍是而言他右越茶
 繁剡藤之為紙兮品居上者有三蓋篠蕩之變化兮非藤紙之可
 參枉晉而名側理兮儲郡庫以九萬曰姚黃今最隱兮孔述睿之
 弟昆卻米餉而不受兮朱百年之夫婦愛肥遯以就閒兮阮萬齡
 之祖孫閉蓬戶以觀書兮淳之棲于究岫輕白璧而不盼兮景齊
 隱于日門扣藥船而引聲兮歌競傳于仲御漁鏡湖以睽詩兮島
 尚號于方干黃公列乎四皓兮成定儲之羽翼嵇康儕于七賢兮
 著養生之至言王子猷詠招隱兮愛山陰之竹種謝靈運賤山居
 兮采地黃與谿蓀著貂裘坐巖石兮弘之志不在釣袍豹席與櫻
 屨兮志和豈羨夫回軒彼皆不事王侯以高尚而避世亦地氣之

所鍾兮多秀水與名山客曰士各有志兮斯固古之逸民夫何欲
 潔其身兮弗念君臣之大倫右隱逸
 昔句踐兮思報吳問國政兮五大夫辟田野兮實倉府訪疾苦兮
 字幼孤抱冰兮握火置膽兮坐臥采葢兮與葛側席兮闔左觴酒
 豆肉兮必均其施樂不盡聲兮會不致味鷺鳥匿形兮踰二十祀
 吳無稻蟹兮越有地利一朝興師兮三戰得志姑蘇既墟兮橫行
 淮泗伯東諸侯兮賀貢畢至赫然功兮又何可議客曰昇哉兮
 彼長頸而烏喙兮如其與共樂兮何鴟夷之遠避右句踐
 帝舜生于姚丘兮地近夷而居東母握登感天瑞兮漾祥光于大
 虹歷山其所耕稼兮陶漁皆有遺迹二女降于媯汭兮百官備而
 景從大禹巡于輔山兮會羣臣而計功執玉帛者萬國兮戮後至
 之防風託菲飲以名泉兮鑿了谿而宅工發金簡于石匱兮藏祕
 圖于山中望邑名夫虞姚兮山靈護夫禹穴儼廟貌于千古兮遺
 化被于無窮繫帝王之所在兮宜風俗之近古習孝悌與勤儉兮

亦好遜而尚忠客曰於戲大哉兮又何可以比隆然有為者亦若
 是兮豈無與舜禹之事右舜禹
 惟六飛之南渡兮橫濤江以東歷後舜禹三千年兮履舜禹之遺
 蹟駐翠蹕以彌年兮因改元而頒詔爰陞州為府兮冠紹興之大
 號舉大響之上儀兮卽行闕而葢祀視總章與重屋兮亦庶幾其
 遺意登堂而望稽嶺兮懷克勤之令德留建炎之御製兮彰復古
 之素志采上虞之囊封兮終然法乎舜禪山鬱蔥以蜿蜒兮鍾禹
 陵之佳氣御香四時來下兮道冠蓋以相望拱觚棱于雲闕兮儼
 威顏而天咫繫百年之父老兮及親逢乎盛事想天民之視阜兮
 與虞夏而同治客曰幸游舜禹之邦兮復逢舜禹之君然儻無舜
 禹之臣兮孰能牧舜禹之民右駐蹕
 自大駕之西幸兮府遂為于近藩賜行殿為府治兮暨擇牧之惟
 艱張毘陵首當是選兮實股肱之舊弼仍土階之素規兮因舊宇
 以為安朱忠靖繼剖符兮屹具瞻于巖石趙忠簡亦相望兮凜清

風而獨寒忠定王之來鎮兮當乾道之四禩捐帑以置義租兮闕
宮而祠先賢諒棠陰之蔽芾兮思召伯其如慙宜大封于是邦兮
夏天道之好還後五十餘年兮誰儼美以增飾惟我新安公兮驚
逸駕而獨攀剖滯訟如澌流兮召雨暘如應響使百城俱案堵兮
令滄海無驚瀾立吏瞻于秋霜兮洽民氣于春澤出干將于寶匣
兮照沉瀿于銅盤園扉鞠為茂艸兮麥歧藹其連秀合修戶庭之
內兮民樂湖山之閒既修政而人悅兮文書省于幕府新百廢以
具興兮魯輪奐之偉觀八邑不知有役兮一道不知有費若天造
而神設兮豈民力之或煩化榛莽為閎麗兮敞隘蔽為爽塏革蠹
橈而雄壘兮新朽腐而堊丹茲棟隆之規模兮特于此乎小試非
成毀之相仍兮數循環而無端鎮越歸乎中踞兮修廊翼其旁拱
何獨斂夫散氣兮所以重夫中權巨扁揭乎雲霄兮鉤畫粲乎星
斗山靈為之呵護兮珍光赫而屬天前方臺之月華兮後蓬萊之
雲氣左燕春之凝香兮右清白之寒泉繞層城以拂雲兮開屏障

于四面臥林影于雲窅兮棲山光乎二軒吸平湖于酒杯兮浮翠
峯于茗椀送歸鴻于天外兮數飛漚于海門動秋聲之撼撼兮泊
晴嵐之藹藹餞崦嵫之夕照兮寶暘谷之朝暾上越王之危臺兮
誦唐人之傑句鷓鴣飛而地迴兮晴煙渺而天寬飛蓋游乎清夜
兮羃輕煙之素練棹歌發乎中沚兮浴明月于金盆麗譙涌乎青
冥兮角聲起而寥亮佳山蔚其照眼兮洗萬里之陰翳新堤平而
擬掌兮滂行歌以載路漕渠濬而舉鍤兮鼓千艘而駢闐雄威扁
營壘創兮雷歡聲于貔虎泮宮修貢闈兮遂飛躍于魚鳶臺府
煥而一新兮巖壑為之改觀他人視之拱手兮公譚笑而不難既
游刃之有餘兮復善刀而藏用寂然若無所營兮湛中襟而靖淵
炷鑪香而讀易兮悟至理于泰否託寄軒之柱刻兮等遠廬于乾
坤上方蕝事明庭兮將入扈于豹尾如旄倪之借留兮紛徵鐘以
攀轅繫郢曲之寡和兮信蕭規之難繼民願公無遽歸兮帝謂吾
今召環雖卿月之暫駐兮幸臨照夫越土恐使星之遷次兮迫秦

階之魁躔推治越之道治天下兮固我公之餘事然越人愛公如
慈父母兮願託歌而永傳客乃斂衽肅容兮屏氣弗敢復言孫子
于是濃墨大字兮終夫越問之篇右良牧

南宋文錄錄卷二

南宋文錄錄卷三目

德音 制誥 詔 批答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藻行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敦郎誥 汪藻行

劉岑除刑部侍郎制 張綱行

盧法原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制 張綱行

起防秋兵詔 李綱行

將作監誥 李綱行

軍器監誥 李綱行

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天水郡開國公

會邑三千一百戶會實封八百戶趙伯圭加會邑七百戶

會實封三百戶制 周必大行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老功郡開國公劉懋加會邑五百戶制

周必大行

獎諭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楊倓詔周必大行
賜參知政事李彥穎辭免書撰冊文轉一官不允詔周必大行

賜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李彥穎上表再乞解罷機政不允不
得再有陳請詔周必大行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魏了翁行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魏了翁行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魏了翁行

賜陳譚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魏了翁行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魏了翁行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遂退間不允詔魏了翁行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儔可特授檢
校少保加會邑會實封制真德秀行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真德秀行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誥辭免除戶部
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真德秀行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昭慶軍節
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會邑會實封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真德秀行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再辭免今
上皇帝會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真德秀行

奏疏

乞回鑾疏宗澤

乞回鑾疏宗澤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奏請回鑾疏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宗澤

請駕還汴疏

南宋文錄錄卷三

宗澤

臣宗澤言竊維祖宗創業艱難宗廟社稷之重非臣等所能任也惟願陛下聖鑒臨事無疆

南宋文錄錄卷三

德音 制誥 詔 批答

吳江董兆熊元輯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汪藻行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繼丕圖卽罹多故
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惟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
迫于疆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
扶攜于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經從或苦于驛騷程頓不無于煩
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卽奧區而安處言念
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災財力困供輸之
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
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戰則卑辭屈體以請和欲省
費恤民則貶會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于氛祲殆將無變于髮膚
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于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于全復
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余獲已止俟尅

南宋文錄錄卷三

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陵夷之禍急
 維朕意誠求于民瘼而人情終壅于上聞主威非恃于萬鈞堂下
 自遙于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邇遐無告之冤已敕輔臣
 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
 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眾咸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
 姓有奪時之怨科條苛急人心難俟于小康狴獄蕃滋邦法有稽
 于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
 于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
 眾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誥汪藻行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我五朝之
 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
 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譽之烈人門兼用今古
 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余之器使

劉岑除刑部侍郎制 張綱行

朕惟王政必本于仁恩宜重萬民之命俗吏或牽于私意靡遵三
 尺之公肆求時髦俾職司寇具官某性資敏明而輔以博古之學
 辯論詳雅而發為華國之文夙藹譽于儒林亟躋榮于要路彌綸
 省闕肅振綱維揚歷道山蔚高領袖察其更事之久必能議法以
 情簡自朕心宜掌邦禁往攝貳卿之事進聯法從之班爾其端一
 意以持平審四方之奏讞民之多辟忍橫被于非辜法無二門尚
 參決以古義用迪咸中之慶庶追止辟之風

盧法原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制 張綱行

當險阻艱難之時慮莫先于謀帥得詩書禮樂之士庶相協以圖
 功矧累朝之舊臣副一方之重寄宜加異數以撫成師具官某志
 在古人名顯當世偏儀侍從堂堂人物之英備罄猷為蹇蹇王臣
 之節肆余圖任屬此老臣會興秦蜀之兵俾貳軍師之政奇謀碩
 畫自能暗合于孫吳禦侮伐謀尚何遠思于頗牧顧今方隅之未

靖況復屯戎之久勤益加寵于使權庶增重于戎律爰錫贊書之命亟升祕殿之華斷自朕心克符公論四郊多壘念方軫于至懷千里折衝其勉攄于遠略

起防秋兵詔 李綱行

朕初嗣麻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羣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于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啟朕心帝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醜則何以震懼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豫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茲惟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將作監詔 李綱行

王者體國凡宮室門闈高下廣狹之制皆有法式掌于有司大匠之職實總營造厥任甚重必惟其人具官某資識詳明才術庸敏揚歷寢久風績著明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矧于六藝巧者精之往若予工使盡其巧而依于法是為稱職嗣有寵褒

軍器監詔 李綱行

王者治戎器以戒不虞甲冑干櫓捍患以完固為先弓矢戈矛討敵以犀利為貴藏于庫有司時出而繕修之總是職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彊明才術庸敏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材有美工有巧而器械之制咸有法式具存憲章往修厥官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

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天水郡開國公
會邑三千一百戶會實封八百戶趙伯圭加會邑七百戶
會實封三百戶制 周必大行

門下朕荷高厚顧臨之久念祖宗開創之艱稽世室之前規講季
秋之大報酌以玉爵質固異于陶匏敷以純筵禮亦殊于蒲韎既
情文之具舉宜幽顯之來歆眷念宗盟分頒祭澤具官趙伯圭襟
靈粹遠識量寬洪璧琮溫潤以無瑕鍾呂鏗鏘而有度鎮臨近輔
昔高牧御之才頤燕殊庭今嗜詩書之樂適拜熙成之貺思彤廣
愛之風越增衍于土田示登昭于物采於戲周邦助祭故無同姓
之皆來漢室侍祠亦有列侯之不至必親以朕膳之賜庸粲夫骨
肉之恩永孚于休毋替朕命可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荃功郡開國公劉懋加會邑五百戶制
周必大行

門下祀神所以報本貴老所以廣恩漢唐以還饗帝必嚴于烈祖
商周而上省方先見于高年茲竣事于堂筵肆均釐于耆舊具官
劉懋受才庸敏毓性寬和聯感里之光榮被慈皇之眷簡清風雅
志久懷洪景之衣冠黃髮秀眉幾類荃公之年數安車甚適舊節

周必大行

故存雖莫預于奉璋顧豈忘于賜昨戶封彌廣圭會加多用侈閱
休且綏遐福於戲祭統之倫有十蓋辨親疎達尊之道有三亦先
爵齒欽承餽惠永保期頤可

獎諭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楊倓詔周必大行

敕楊倓省三省進呈卿劄子勸諭三縣倉利人戶增築管下私圩
畢工乞將圩內淳熙五年夏稅上供正絹一半本州自行抱認起
發事古者町原防規偃漭然後可以稼下地今大江以東其穀宜
稻勸農闢野不在良二千石乎卿以樞機近臣出鎮姑孰躬行阡
陌勞民不怠既督治私田以興其利又代輸公賸以報其力使千
里之間有豐穰之望無水旱之虞厥庸茂焉何愛璽書以為循吏
之勸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參知政事李彥穎辭免書撰冊文轉一官不允詔周必大
行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今者太上以仁聖綏壽嘏朕以

孝敬極尊崇天人和同福祿並應父子之道備矣元首股肱相須成體則于君臣之際可不共其光榮乎卿以名世之儒久儀廊廟討論巨典黼黻厥文所謂嚴樂之筆精淵雲之墨妙蓋兼之矣用是進秩不為無名况朕真卿四輔之列咨卿萬幾之事寵章徽數未嘗有靳而獨愛此一官乎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參知政事李彥穎上表再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周必大行

朕每念為君之難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會既躬攬庶務又博詢眾言幸今方內小康民俗嘉靖豈敢自以為功哉亦惟二三執政畢精竭慮協恭亮采之助也卿以忠醕篤實總領眾職期余于治端有望焉奈何股肱之力方效而羸悴之語遽聞腹心之意方切而退休之請狎至率作興事獨不念皋陶之颺言乎章雖頻煩朕弗聽也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左丞相鄭清之辭免兼職不允詔魏了翁行

朕惟成周之制策書世系官成政典雖各有職掌而典式法則太宰實總提之所以嚴載籍謹政刑信今而貽後也漢失其指禮儀章程律令軍法相國僅與諸臣分掌其一我國朝始命宰輔盡倣成周之舊卿以忠忱篤厚相余親政登顯羣獻宣昭令猷若玉鏤金科之書戎昭荅略之要提綱既久厥有端緒今又以史筵著局屬卿董正而遜牘來上并露歸志夫此五書之目卿且不得以辭其勞矧方命卿以周公之事往求朕濟事有大于此者其勉為朕留總領眾職毋替成績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魏了翁行

朕駿惠先猷登庸二相以左右乃辟宅師非苟以爵位為光寵也卿乞身之請至于再三援賈誼書將以古大臣之節自厲辭旨開亮不忘歎嘉雖然節之為義剛柔分而剛得中蓋止所當止非直以一退為諒也澤中有水或過或不及皆不得謂之節朕自親萬幾卿能為朕蒐覽俊茂收回威柄丕闡言路肅遏吏譽正當須暇

歲月言觀厥成而一日非終奉身勇退朕方以剛居中為甘節之主卿願欲決于一去以蹈上六之苦節豈所望于舊學之臣邪端聽朕言亟祗厥敘

賜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不允詔魏了翁行

自比年以來義理不競名節墮頽思得守誼握正秉忠蹈方之士表儀羣辟是用待卿為政夫當仕有官職而以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卿猷念專固不尚設中于心以相從也今外內事會邇來豈卿閒遊時邪詩曰獨寤寐歌永矢弗過舊說謂誓不過君孰是朝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也今卿以二說孰非孰是奚厚奚薄則去就決矣朕命不易卿來毋遲

賜陳韡辭免除工部尚書不允詔魏了翁行

比歲姑息成風誨姦賞盜誼潰相襲勢盡復然以王之爪牙有不遺商庶其為朕免于誨賞之恥以張辟威以折亂萌晉攝文昌庸

昭在師之寵而辭弗敢有且曰若假千百人之命以求寵利天且不容況于人乎於戲此古人哀矜勿喜之意充是心也可以無媿于九牧矣懋功之典口朕攸思

賜洪咨夔辭免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不允詔魏了翁行

朕倣操大權卿首以忠清蠲滌垢玩躋乃辟于成憲乃有非謀非肆以肆其間迨更掌書命攝貳選曹尤幾委邊愆違昭乃辟之汝庸也而書詔填糾以診節宣之和數以告諭茲庸擢正貳卿兼璫闔蓋官雖要重而事簡于前其庶乎可留以乞濟乃辟矣始卿以元祐望我聞為朕言曰今元祐絕望朕聞之惕然若遽舍去其果無望也夫

賜淮東制置趙葵乞遂退間不允詔魏了翁行

朕惟用人之法蓋非一途昔晉用荀林父秦相百里視人始疑而穆不得為遂非乎以卿世篤忠孝肆排羣議倚殿東淮而新疆未

固感境喪師需章復來固請間伏今秋防孔邈豈卿間伏時邪其
為朕量國力固封守明邦諜糾蒐隱察相翔先為自治之圖以杜
必至之患尚存以雪殺邨之恥也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儔可特授檢
校少保加會邑會實封制

真德秀行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期底萬邦之
協朕覽觀往訓冊命元良既典章文物之一新斯天地神人之咸
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敦渙恩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濠
雅量冲和早希沛輔之賢矜嚴存度晚慕辟疆之節清靜自娛以
真王紹復于濮園以大將擁旄于雪水振振信厚承平公姓之
風抑抑威儀蔚昭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聿彰游震之符毓
明德而居少陽不隆國本鋪鴻藻而信景鑠誕舉邦韓有偉耆英
預陪盛禮爰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之仁絺冕篆車俾政參于寅
亮珍臺間館仍自適于燕頤增衍真畚并昭茂渥於戲大宗維翰

朕欲致本支之彊三孤弼子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
之戒斯無媿以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真德秀行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遑大報賴天地
降祥之應屢獲豐年三垂晏清七政明潤迺齋輅迺升嘉壇侍
祠數百人咸肅雍于漢時同姓五十國疇表倡于周盟有偉耆英
實參薦獻其盼贊冊以告昕庭具官師禹志行潔修性資凝粹黃
流玉瓚挹之而有芬馨清廟朱弦澹然而諧律呂屏驕倨貴游之
習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旆久安珍館雖疎北闕之朝謁每問
東平之起居比躬太禘之祠歷祿孝宗之室緬懷遺烈等覆載之
難窮環顧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誌祀嘉乃同寅其進貳于孤
卿并增陪于采邑上以體皇祖篤宗支之念下以伸人尊叔父
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
所以永令吾朕方堅畏威時係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

哲艾無埃訓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係康軍節度使提舉
佑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兼秀王位檢察尊長天水郡開國公加
會邑五百戶會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誥辭免除戶部

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真德秀行

敕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也而貢賦

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子舍道而

于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于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

卿學問深博為時聞人久踐計省蔚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

為真常伯豈直以是為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

蓋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盜徹之意此朕

所望于卿者顧何以辭為所辭宜不允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昭慶軍節

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會邑會實封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真德秀行

省表具之夫建元子以奉粢盛衰同姓以壯藩翰其事雖殊其為

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今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為之誼乎方將

以是勵風俗厚人倫以教天下之愛卿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

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再辭免今

行上皇帝會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真德秀

省表具之昔魯邦之寢敵謀在能秉于周禮世祖之恢皇業由復

用于漢儀則知典法之廢興實繫國家之隆普於惟我宋近酌有

唐勒成會粹之書具紀施行之實使後世由之而稽決有司即是

而討論豈曰空文厥惟鉅典而卿蔚以使領相余禮容既登奉之

告成豈褒崇之敢後往祇渙命勉抑謙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奏疏

乞回鑾疏

宗澤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恭惟
 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
 于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
 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人紹寶緒天下之人
 竭蹶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
 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後之意乃偏聽奸邪之言託為時巡
 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
 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園
 陵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于二月間
 詔敕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疆者當革心遠
 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
 敵所懷四夷凶殘必口心爍謀以就殄滅尚何惡之能為乎書曰

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戮以
 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于騷擾百姓扇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
 則衣會之源盡廢衣會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舉夔稷契伊尹周
 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
 可憂思為計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語蚤敕回鑾則天下幸
 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于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
 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
 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
 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
 詳察

乞回鑾疏

宗澤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
 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
 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

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于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老恬嬉狃于驕淫矜夸忘戰守之備遂致仇方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髯皆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祐明德為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竝無盜賊洎陛下偏聽奸邪與仇方為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彊盜如蝟毛起如蜂閔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于二月十八日祇受降到黃榜詔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敵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

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為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席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飢餓流離困屙道路弱者填溝壑疆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奸邪之臣方爾肆橫仇方自然得勢彊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比敵雖為髡頭編髮而自係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黥其面為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係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邪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顛顛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豈陛下之意皆謂臣先職不能敷繹之遇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

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干有司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詣維揚請同鑾疏 宗澤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述概之了然區分如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事無自入焉故其于上下變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于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仇方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彊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皋總領貔貅之士埽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

集岡或流散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百年大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廟宇不親足親王眷不救謂諸帝后山陵不聖后妃親王眷不救謂諸帝后山陵不中興不足紹謂晉惠履不謂諸帝后山陵不伯為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樁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愾也捨係甲以助軍慮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陵蔑陛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陛下下區區試之迹以道概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區試之迹以道概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每所封府事臣祗願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安能爲陛下係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

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
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
出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奸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
降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
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救明告
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

宗澤

臣得范瓊書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于
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于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
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為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
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
規模子為偏霸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為可防不
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
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

蓋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
之人忻忻悅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
正位丕承則兆民駸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外夷不足滅
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
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懾怯則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
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須更
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使羣黎百姓齋咨涕泣則豈惟老
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請駕還汴疏

宗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
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
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
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慄之人土大夫不以為勝憤恨然
矣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

茲○非○賊○虜○之○能○也○皆○一○無○誠○實○之○士○鼓○借○驕○逸○率○以○斂○迹○逃○避○屈○
尋○不○恥○為○智○勇○耳○萬○一○有○慄○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侯○談○以○
相○浮○動○茲○無○他○大○手○抵○祇○欲○助○賊○張○皇○聲○勢○何○不○謂○我○祖○宗○一○統○基○業○
更○不○當○顧○惜○直○兩○分○付○與○賊○虜○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
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維○淵○聖○
皇○帝○靖○康○之○初○信○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
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說○譎○為○誠○實○
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鷲○遂○至○二○聖○蒙○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
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
陛○下○入○繼○大○統○卽○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
且○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
廟○朝○之○恥○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正○夷○夏○不○意○陛○下○試○一○思○
聽○奸○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
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陛○下○今○日○又○何○故○

南宋文錄卷三

祇○信○憑○奸○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
省○官○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
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奸○狡○小○醜○假○作○使○
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納○乞○
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冤○
之○心○俾○尚○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卻○令○
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
大○臣○何○為○于○賊○虜○情○款○如○是○之○厚○而○于○我○國○家○計○謨○如○是○之○薄○臣○
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變○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
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奸○邪○之○臣○尚○狃○和○
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
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
賜○褫○削○投○之○死○之○冀○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
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

南宋文錄卷三

出民水火之中
夙荷君恩敢忘尸諫
願叩法座無繇再望于清光
枯朽微生從此永辭于宸辰

南宋文錄錄卷三

南宋文錄錄卷三

南宋文錄錄卷四目

奏疏

請二程夫子從祀疏

論防江利害劄子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陳捍禦賊馬奏狀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請勿移蹕避金人南侵疏

上高宗皇帝書

論責李綱劄子

論功賞劄子

胡安國

葉夢得

李綱

李綱

李綱

胡寅

胡宏

鄧肅

鄧肅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南宋文錄錄卷四

吳江董兆熊元輯

奏疏

請二程夫子從祀疏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于得人首薦河
 南處士程頤乞召命擢以不次遂起布居講筵自勸講
 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
 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繇乎禮奉而高弟莫獲退必合乎義其
 行法規矩準繩出諸儒習之不可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
 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是士大夫爭相濯磨而其
 間志于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雒之學
 幾絕矣王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
 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
 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

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
為伊維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竊以為過矣
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
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矣自頤兄弟發明之誠
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
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
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
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
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
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
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于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于
春秋則見諸事而知聖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言而知
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危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
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于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

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諸人雖祿之千鍾有不顧
也其餘則一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
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
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張載此四者皆朝
道學之名于世會行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
存西山東國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皇極經世書
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
答問之語存于世者甚多又其書疏銘詩並行于世而傳者多失
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此四人加之封
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除奸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
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哀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
施行便于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
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論防江利害劄子

葉夢得

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
伐不仁孰敢與為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
而至于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雖終至于克服殄滅然其
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
見黠虜敗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覆蔽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
謙順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獗以來
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兀朮親敗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
交上是誠滅亡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
然犬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為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聖恩總帥
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效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遇有
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戎淮又次曰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
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竝進直
抵京師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

于國竊據京師閉閣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鬪吾民則諸帥分
屯淮上徐觀其釁我既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遽下者必且與爭
昏迷不悟苟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
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為之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
必而戎淮戎淮不可保而保江則勢所不得不已生我未為失策
至于保江則盡矣江若不能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
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疆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秣
陵操復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徹軍而還及
其子不遣曹休張遼等并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年
不出廣陵望而歎曰魏雖有老將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
珪南侵止于翱翔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
為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
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為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
歲杜充陰懷異志擁眾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

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為疑城自
 石頭至江乘築圍作薄落上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遙望知畏
 者權之策也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
 陳艦列營周互江瀕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
 險不能自固古之為守者初無奇祕不可及之事我之勝人則
 彼不能奪彼之力勝則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
 所施設用意不用力而己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
 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今使州縣協力講修其職
 豫為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
 但措置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
 而不敢怠正使賊即掃蕩猶足外為警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
 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
 曹丕既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長江巨海
 皆當防守觀釁而動惟不見便益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不以不

敢犯為得計而以不不見便為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于今
 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略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檢會擇
 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列別具奏陳而迂疎之見淺陋之誠復以
 冒達天聽伏惟聖慈貸其萬死少加采擇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綱

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
 疑慨然有恢復土宇埽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慙刷
 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竦抃蹈踊願少須臾無死
 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自古建功立事則曰社稷
 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范曄言則曰我必
 其後卒復唐祚其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于聖明之資
 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于披輿地圖于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
 定三秦之策光苙之志見于披輿地圖于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

天下大計此皆志定于前功成于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
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于當年名垂于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
恭維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
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
舍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北伐之計智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
陛下益廣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
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
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
于長久可傳于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于用兵只
是一事要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林鼓作士氣
憂惜民力順導眾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穀粟
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
虜雖疆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裔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
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

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范蠡說越王句踐
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之國以富疆然
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
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
當修人事以應之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國論獨持戰守之策
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國論獨持戰守之策
不。敢。以。和。議。為。然。今。有。二。年。矣。孤。寡。與。國。論。獨。持。戰。守。之。策。
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輟。駐。明。
幾。千。將。大。溝。壑。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據。憤。千。古。志。願。畢。矣。
李綱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淮楚
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往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况
臣世受國恩嘗蒙眷獎擢置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

大德未嘗會息稍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慮以
 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算之
 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
 甚臣竊以偽齊劉豫以蛇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
 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日輒敢遣其孽子率叛
 將驅遺民借助疆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眾寡
 謀之淺深難以遙度而豫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
 至恭惟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
 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
 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計
 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掖批亢擣虛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昔人用兵多出于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
 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于馬陵兵
 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

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于荏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
 陛下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
 銳兵為之繼援授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
 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
 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動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
 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
 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夔及湖南北諸
 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付錢糧
 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眾
 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
 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
 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
 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掠掠之勢士
 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

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奸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張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偽齊所驅裔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苻堅以百萬之眾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膇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勒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

能自己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迹嘗備位于近思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闕疎智識短淺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采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彊悍之虜提兵南嚮擾淮堧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謀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讎敵未報為可憤勿以

二 上 聚米

三 川 研

四 葉

五 期 又 谷

六 勝

七 谷 又

八 期

九 期

十 期

の 日 谷 高

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
月則藩籬成矣前縣上連江下接自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
浴江一帶帥府郡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
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于江南以侵擾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此而
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屯江以北則供億等費不貲臣應之日使
己或謂三軍帥率重兵屯江以朝省其費而藩籬之勢成亦無窮
三淮以南為家計則朝廷有異時可省其費而藩籬之勢成亦無窮
理淮以南為家計則朝廷有異時可省其費而藩籬之勢成亦無窮
分職于諸路大宜莫謂如淮東之守備矣然後以議攻戰之利亦當
北師則當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五路諸克捷因乘便而收
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敵此雖成之難然在下志先定于中而政
斷以誠必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之術治兵之政

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陳
之問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豫圖也臣願竊
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昔劉表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
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
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者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
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
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
弱為疆取威定亂于一戰之利莫大于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
虜豈無珍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
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安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勢然
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勢然
老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之子宅以復舊都莫若壯地勢寬
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襟帶江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
于建康駐蹕控引二洲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

南文錄卷四
九

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
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
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
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麤成規模以待翠華之
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
用過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
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付詔有
司以漸修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
願先為自彊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
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虜之勢為所驅迫陷于塗炭故
舍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
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于重斂傷于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
淮南荊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
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

南宋文錄卷四
十九

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
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
歸者皆優與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
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
措置所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麤陳其梗
概矣臣伏讀詔書有朕將今日之復聖訓不知涕泗之頤也何則
無隱利害之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
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
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于君臣之
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
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之期于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
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之多故之秋詔臣以
丁盜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
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

南宋文錄卷四
十九

明睿智之姿有英莖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
戰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
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
者則羣臣諛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人凡幾人慨
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能逃于聖鑒
夫用人如用醫者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
功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
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濟
時之危殆忽有擾攘之故則不措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
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暇以知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
倉卒則以退避之說有二間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
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
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

南宋文錄卷四

由大運有開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
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眾飲馬江上雖
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
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概可觀矣今
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
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使我疲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卻敵
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善後之策者無他
枉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奔棊之立意
後圖其功如奔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其說竊觀自古創
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豈謂必躬奮張用能
行陳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
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荃自即
位至平公孫述十二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
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

南宋文錄卷四

七

此所謂始于勤勞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
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
至于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于江淝則京東
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
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
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
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
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
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虢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
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卻其使
彼遣使來且猶卻之此胡可往假道于僭偽之國而自取辱無補
于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
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其決矣器幣禮物
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

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于吾
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
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
聊復用此以儆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之所講幾何
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
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
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
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
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彊之黠虜近有僭
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攻討者在將士然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
用命雖疆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

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于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

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于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偉之才未易有濟故堯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崔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為之主參翊左右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味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止難于自進或察于小人之情重謗遭深譴安于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辨其臣之非幸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間廢于無用之地豈非懼此謗邪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

之才之歎懷才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益亦少
留聖意致察于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
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
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橐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
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
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
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
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
以興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
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才輩出中興之
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
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
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

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
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
謬盜賊竝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
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私邪說
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
廷長慮卻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奸黨聽
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
倣倣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
迨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
臣之忠寢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于事曷若蚤變此風則忠
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
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
欲傷人大言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論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
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疆敵于關陝浚雖以身許國而事失

機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後有浴日
灌復侍清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有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因讒之臣
無後之功又無大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
聽固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責所加
豈宜止從輕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善
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
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
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
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
業不難致矣何謂憂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
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財積累非一日

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匹楚之策光武得
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
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
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
境土未復僭逆未誅讎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
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屢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
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
得不為僭逆之臣彊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
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
臣願陛下詔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
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
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
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鍼烙

南宋文錄卷四
五

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為矣
 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
 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于未奔騰之前十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
 渴而穿井鬪而鑄椎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
 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
 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
 之農夫盡其糞蓂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
 穡之利其可得邪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
 應于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
 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啟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
 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
 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卻遂有
 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

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
 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
 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
 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咸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
 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于王者如父母
 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災異
 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桀丁周之盛如桀王漢唐之盛如
 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
 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
 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
 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
 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寔反復以致告戒陛下雖
 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

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之言而妖星退
舍大戊桑穀共生于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
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
以正朝廷者故冀土愚臣忘身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
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
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眾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
太宗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才不
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湘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資陛
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
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
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鄙會其勸高祖鑄
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彞勸太宗用刑法以
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
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己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邪

非邪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
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迹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
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于陛下清燕之
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自彊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
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
美詠于小雅蓋有文王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
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境土然則
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
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
待眷遇之禮邁于等倫特以志廣才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
力勾罷政無補國事每自媿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
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
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
昧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

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太宗謂魏鄭
 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乎今陛下盛
 德過于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
 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
 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
 以報聖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摠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幸甚
 請勿移避金人南侵疏
 昨陛下親王弟出師河北二聖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
 請而遠膺戴豈敢居尊位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
 月敵人關陝漫不捍禦盜賊橫莫敢誰何元無萬塗地
 方且製造文物及返實自謂中興金人乘虛直擣行在馬南
 渡淮甸流血迨及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光復舊物者莫不
 此皆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光復舊物者莫不

本于憤恨不能報怨終不苛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
 以為榮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黃潛善與汪伯彥不
 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則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存惟聖體不
 可不自重愛曾不思宗廟則艸莽淫之陵闕則畚鍤驚之堂堂中
 華戎馬生之潛善伯彥所以誤陛下陷陵廟戢土宇喪生靈者可
 勝罪乎口初嗣服既不為迎二聖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
 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號令不行刑罰不威爵賞不勸若夫
 命難以救重囚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常存父兄之責人心一
 于臣庶之請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于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
 金人逆天亂倫朕義不共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寢殘罪乃
 枉余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魯動人心決意講武衣臨陳按
 行淮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耆勇必雲合響應陛下凡
 所欲為孰不如志其與退保吳越豈可同年而語哉自古中國疆

盛如漢帝唐太宗其得志四夷必并吞滅極其兵力而後已
 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且如此今日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
 者之事望于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
 于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
 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宣納質則孰重于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
 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于務實效去
 虛文治兵擇將誓戮大愆者孝悌之實也遣使乞和冀幸萬一者
 虛文也屈己求賢信用羣策者求賢之實也外示禮貌不用其言
 者虛文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于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
 也和顏泛受內惡切直者虛文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
 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親厚庸奴等威不立者虛文也汰疲
 弱擇壯勇足其次會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
 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者虛文也遴選守刺久于其官痛刈奸賊廣
 行寬卹者愛民之實也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

者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
 為中興之實政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血為肉以此
 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為今日虛文也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贊明出
 房維扇金鑪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仗贊者引百官奉起
 居以此度日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遂有吞吸
 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乃擁虛器茫然未知所之君子小人勢不
 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席君
 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
 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席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
 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方蓄息而未艾也
 之君子既日遠而銷矣安后所致之小人方蓄息而未艾也所
 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羣莽擅朝仗節死難者不
 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古之稱中
 興者曰撥亂世反之正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

其遂陵遲不振亦枉陛下昔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推誠感動羣
賊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何況陛下身
為子弟欲北向而有為將見舉四海為陛下用期以十年必能掃
除妖沴遠迓父兄稱宋中興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如今日豈
不天地相絕哉

上高宗皇帝疏

胡宏

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
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
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
逆臣僭位于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
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
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慮
便變智巧不陳于前妃嬪佳麗不幸于左右時矣陛下試于此
沈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慊

然而餒惻然而痛坐起憂皇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
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瞍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
不足于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哉而舜
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
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于深宮自乘輿之次以至為帝一旦劫于
離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
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目
睽猶飢渴之于飲會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
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會則嗑未嘗不
投箸而起思欲有為況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
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尊卑離敵陛下自念以此事
親于舜何如也且羣臣謀淺短乃信不足任大事故欲偷安
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不足任大事故欲偷安
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

離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
之不敢以為離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為負版者有協贊亂賊
為之羽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
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
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
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
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之法令不知其并
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奸諛敢挾紹述之義
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誘宣仁廢遷宗祏使我國家君
臣夫婦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
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棲于沙漠皇輿僻寄
于東南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于因循憚于改變
亾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
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覈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

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
異于先朝求救禍亂而致昇平乎今自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
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識然陳東以直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
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奸邪之
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何以
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
助而令奸邪得而殺之于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
不在己也

論責李綱劄子

鄧 肅

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誰何每出傳呼諫官道
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
日過朱雀門羣小擁其馬以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
二人者方其巧為身謀以竊禁從往往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欺君
之罪重于欺天故伯振死于白刃而洪芻流于海島皆天有以罰

臣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羣。臣欲置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不當時，指以死為一，生而奔淵，聖容之尚，實于監今年，不食楚粟，飢餓。殆不能行，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而陛下錫臣以五品之服，且袞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則亦曰：然若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媿于心乎？獨不媿于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如何哉？不為高伯振即為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夜惶恐而未于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

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嚴甚，此臣所以竊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五月之間，略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偽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夷狄驕矣。李綱于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為中興之主者，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于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

論功賞劄子

鄧肅

臣嘗備員鴻臚主簿，因虜人須道釋版籍，以職出拘于虜中，凡五十日，虜人之情已備知之，自粘罕已下至于步卒，分朝廷所賜之

南齊書卷四
三
絹人得五十有五匹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爲率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有餘而已況有陣亡者有疾病者有以事還虜者有隨軍以供戰具者其得絹亦與粘罕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固不過八萬耳因得朝廷所與綾錦等虜人謂之表段當時分俵其數雖同其物不等金人得錦勃海得綾契丹得口織之類而九州所得者襍色而已一日忿然欲起相攻則虜兵之心亦不齊矣忽一日有虜人遇臣泣下臣問之對曰某兄弟三人荷戈而來伯亾于真定季亾于京城今聞元帥之兵大集而南方兵馬動連數州某豈復得見鄉曲邪臣初不信其語及見虜中士夫道釋各有餉飯之人其惶恐之語皆如臣所聞則虜兵亦何嘗不怯也夫虜兵之數旣不甚多又加以其心離其氣怯儻合天下之力以攻之若無足畏者然虜兵未嘗少挫而中國之勢陵遲至此其故何也蓋虜無他長惟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不以死爲畏耳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

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尙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人之手賞旣不明人誰自勸此正朝廷之大病也臣愚欲望聖慈專立賞功一司用重祿法使凡立功者人人自陳若功狀已明輒踰旬日而不得告者有所立之功同而賞有輕重者有立功之時等而賞有先後者竝重賞之法常赦不原又專委臺諫官二員提點其事若臺諫不知覺察亦真之法如是則寸功無不錄矣夫寸功畢錄人孰不樂赴功名之會乎若天下人人有樂赴功名之心而使之攻茲八萬已驕之虜則社稷生靈又何患哉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南宋文錄錄卷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